



左清慎錄卷之六

Q112
1510
4



門仁12
1510
卷4

曲江書屋新訂

晉杜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有義

宋林堯叟唐翁兩先生參註

本朝馮孝驊天開
陸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同學諸子參閱

善化李紹崧品選訂

男謙道履道晉道
泰道頤道
豫道萃道

校字

自千一一起
至三十三年終

僖公下

襄王十三年
二十一年

新訂三傳

僖公下

曲江書屋

鹿上

汝陰有原鹿縣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大和縣西有原鹿城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為盟主故班序齊上鹿上宋地

欲合諸侯以圖霸業

魯大夫臧孫辰

言襄公小國能屈己之欲從人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

之善則庶乎其可

今乃屈人之善以從己之欲未必能有濟

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為鹿上之

欲為盟主畏楚強大故先求楚人許可而後敢合諸侯

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

以小國而取禍與楚爭盟之道

幸而軍收猶可救也

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按兩傳公讀便見宋襄醜婦效顰一欲字一為字不知費許多將就纔做得這盟主如何不招尤文仲語斷他目前子魚語斷他事後皆是鐵案

二十一年 夏大旱

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巫女祝也主禱雨者疇瘠疾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疾恐雨入其身故旱公以禱雨不驗而致旱故欲并焚之 疇非備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

早之聚養饑民 君不舉盛饌 以稼穡為先務如今質牛借 凡此所以道 以修城郭 而節約財用 種之類又勸富者分財賑恤 修早備也

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

與巫尪何與 而徒殺之子 若云天為旱 則天不如勿 設若天生巫 疇果能致旱

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

則焚之逆天 而為旱益甚 公從文仲之 言勿焚巫尪 以饑民得食賑恤 雖饑而不傷于民

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欲焚巫尪無理之至文便就他無理處反復駁難說得不可解極可笑真使人犁然而有當於心也 單靠駁難不見經濟先着早備一層方為善於持論未從之結焚巫尪饑而不害乃是結早備收拾完密

胡傳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

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

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義亦甚矣故特

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

孟 在河南歸德府睢州

薄 亦在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亭城

此連經駕殺法兩會對說禍在此禍猶未前後

呼應而以執宋公句為轉候法亦自渾成

欲字是宋襄定案文仲子魚言若一轍欲合諸

侯而求諸楚條執條釋操縱由人不知戒懼獨

杜註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

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于孟 孟宋地 林註不言楚執宋公不以夷狄執中國之辭楚始稱于宋楚初爭長也

執宋公以伐宋 前言小國爭盟禍也故云禍在此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 諸侯必不肯堪其求必生禍也 楚子執宋公于會而與諸侯伐宋獻捷於魯

圖霸之欲貪心太甚

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

既伐請服故又盟薄以釋其罪

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 言禍猶不止此

貪諸侯卒致敗泓傷楚而禍始已此子魚之所

未足以懲君 雖被執而猶不知戒懼也為明年戰于泓張本

二十二年 冬公伐邾

任 任城縣也屬山東兗州府即濟寧州

宿 東平無鹽縣也無鹽故城亦屬兗州府東平州東二十

須句 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亦屬

顓臾 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亦屬兗州費縣西北

四國皆大隸伏羲氏之後其風姓也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 附庸小國不達於天子但服事中國而已

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

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

成風僖公之母須句之女故因而來奔 成風為須句求僖公伐邾而言曰

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

僖公下

三

由江書屋

憑空立案語語為後文張本謂之突叙法

尊崇大德明 保安小國 德之世祀 之寡君

此周室之 盛典禮也

邾雖曹姓之國迫近 諸戎雜用夷禮故稱

前逐項伏後一筆應既 整齊又變化也○成風

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

語照應本密然文勢似 不可任合下年傳讀之

蠻夷猾夏 今君若封須 是尊崇大德 而使周禮修 紆解 句而保小寡 有濟之明祀 周禍紆也 也

方有收煞而周禮字亦 有歸結于應法又整中

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德濟而修祀紆禍

之變矣 左翼私情而以公義出

也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之正論煌煌無間可議 憑空設案不惟成風議

得崇祀保 寡之禮也

論有根而一滅一復則 邾魯之功罪自明筆力

復歸于國

簡峭自不可按

禮也

周字下得正大冠冕周 禮周禍即桓文尊周攘

東萊駁議有云成周之澤至於婦人女子不能忘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是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句特以親昵而發此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 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 不合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屬澤之

夷之義今自成風日中 道出羞殺南面諸侯

長地語當細繹成風周禮之說如韓直子仲孫湫知之者代不之人至於周禍 之野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 之百里於列國異政殊俗各私其私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也未聞在晉而 言百里也曰天禍許國者鄭人代言也未聞以許而言周禍也成風請救須句 必以尋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庶幾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言周何耶 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 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為不道剪滅周之須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披髮纓 冠而亟救之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殆猶非周時諸侯 之所能及吾以是知周之所以盛君子盍為之歎息焉

襄王十七年

二十二年

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 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伊川周地伊水也

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僖公下

四一

由江書屋

述前事以作本文緣起
簡淨未一點便足不更
着一詞文有即敘即結
者此類是也

首尾兩遷字特相應
司隸威儀千古同歎耳

左翼云先儒嘗謂觀秦
風一篇而暴秦政治無

不基於此首重寺人即
趙高亡秦之兆駟鐵小

戎同袍則上首虜之先
聲也藁藪秋水其盧敷

蜚所由遁乎黃鳥夏屋
焚坑之機動矣至誠如

神無不先知洛陽鵲聲
聞者且知治亂此等曠

識正不讓幸有獨高千
古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

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而無中 今年 國之禮 秋 則辛有之 言驗矣

東萊駁議云物之相召者捷于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幽也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不以相類也中天下而書壤者是為伊洛萬國莫先焉自伊洛而俯視夷狄不知其幾千百等幸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為戎千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料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通者心也跨百里而相合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聲名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太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為陸渾之遷哉幸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

東遷於洛 周大 適往 邑之時 夫 也

被髮者戎 狄之風也

計東遷至是百二十二年云 言此伊川必 被髮而祭 不及百年亦言其大概耳 為戎狄之區 已同戎狄

而無中 今年

國之禮 秋

則辛有之 言驗矣

古

晉天子圉自秦逃歸

十七年晉天子圉為質於秦 秦歸河東之地而以女娶之

晉天子圉為質 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欲與子同 逃歸乎

屈辱為 質於秦

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天子而辱於秦子之

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

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

櫛側瑟 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

櫛切 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

將逃起遂逃結凡寫五
歸字與子歸乎一筆開
出下兩層下欲歸順頂
歸字一層從歸倒頂與
字一層不敢從順從歸
不敢言倒結欲歸一筆
結上兩層呼應又勻又
密用法入化

左翼不敢從已不欲去
也亦不敢言是并不欲
其留矣外內惡之何至
侍巾櫛者而亦如此耶
豈此女知慕英雄絕無
兒女子態耶嗚呼辰羸
則亦已矣秦穆之納晉
文之受其於義何居

蓋欲堅固女心 而不思歸也

禮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自卑之辭也 巾以悅手櫛以理髮言我秦君使我嫁女者

不敢從歸恐 失君臣之義

僖公下

五

由工書室

亦不敢漏洩致應史蘇逃歸其國而棄其家之占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二年 召王子帶歸京師

經不書 十二年子帶召我伐王不勝遂奔齊富辰勸王召之歸京師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

則昏姻之國孔甚 大叔襄王之貴介弟今出奔在焉能怨諸侯之不睦於王周旋而相歸附 外是王於兄弟尚不能和協 室而來朝也蓋非詩所謂

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協比之 故乎 傳終齊仲孫湫之言也為一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起本

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於京師王召

年以前其亦知王怒之未遑乎進言以時洵然

之也

愚按富辰忠告之言勸王能和兄弟其人亦云賢矣然不待二年釀成大亂故智復萌天王出居鄭子帶之惡罪不容誅奈何富辰不以勸王之道勸子帶使之式好無尤如此則富辰之謀亦鮮克有終矣

升陘魯地名邾人懸公曹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亦不言師敗績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怨僖公取須遂出師 公忽視邾小 不先設伏兵以為備而即與之敵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

不可以邾國小而輕易之也 我若無戰守之備

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

因卑邾故不設備兩語本是遞說故前用對講後用戰收歸重無謂邾小作倒煞之筆曲折波宕綽有風神

兩路夾說而平側順逆

僖公

六

由工書

筆端變化

雖師眾不可恃為必勝也

小雅小旻 篇有曰

皆戒 懼貌

懼其 溺也

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懼其 周頌敬 言有國者宜敬 戒其心與事

天 道顯明赫赫 在上 思語助辭

天之明命 吉凶轉移

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

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

不 猶曰命 猶曰戰 戰兢兢

此解詩意，言我度先王之德，亦可謂明矣。

猶曰命 猶曰戰 戰兢兢

猶曰戰 戰兢兢

猶曰戰 戰兢兢

猶曰戰 戰兢兢

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螽蟴有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

此之螽蟴不亦多乎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况我魯小國且未有先王之明德，可不其難其慎乎？

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

魯地 果為邾人所敗

曹兜盞也，即首鎗邾人得倍公之首，鉅○兜當侯切○盞音謀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

恥辱之魚 門邾城門

恥辱之魚 門邾城門

恥辱之魚 門邾城門

恥辱之魚 門邾城門

恥辱之魚 門邾城門

恥辱之魚 門邾城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

魯地 果為邾人所敗

曹兜盞也，即首鎗邾人得倍公之首，鉅○兜當侯切○盞音謀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于泓，宋師敗績

魯地 果為邾人所敗

曹兜盞也，即首鎗邾人得倍公之首，鉅○兜當侯切○盞音謀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

魯地 果為邾人所敗

曹兜盞也，即首鎗邾人得倍公之首，鉅○兜當侯切○盞音謀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此是左氏開手第一篇駁難文字，看其層層扶

魯地 果為邾人所敗

曹兜盞也，即首鎗邾人得倍公之首，鉅○兜當侯切○盞音謀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于泓，宋師敗績

魯地 果為邾人所敗

曹兜盞也，即首鎗邾人得倍公之首，鉅○兜當侯切○盞音謀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于泓，宋師敗績

魯地 果為邾人所敗

曹兜盞也，即首鎗邾人得倍公之首，鉅○兜當侯切○盞音謀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縣公之首 於魚門以

摘一轉一緊臨了卻作
宕漾之筆於駭處得鬆
尤能令意味悠然有餘
也

起處一段絕妙伏筆下
將戰字已是螳臂當車
全不審時量力及至臨
戰反又迂濶起來可笑
之甚也固諫語語先手
見得依你一肚皮迂濶
論頭便當索性安分守
己不必強出頭討喫苦
耳此正通篇高一層跌
落得力處併下文不如
勿傷不如服焉都隱隱
照起左氏總無閒筆

俞寧世曰一曰不可一
曰未可與曹劌論戰相
似將士莫測公胸中有

許多甲兵及至敗後說
出如此腐爛可笑然後
受子魚痛言更不復置
一辭人徒賞其後半篇
而不知得神在前半篇

左翼云一連兩請司馬
原非無見下未知戰根
該已伏

按宋公語有三層只是
申明所以不可未可之
故由表說到裏其意以
不鼓不成列為主子魚
語卻有四層先亦申明
所以請擊之故一層又
破他重傷二毛一層隨
別醒他不重不禽一層
然後推明知戰一層其
意總以阻隘為主故作

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今君欲圖霸
與天所棄

大司馬固莊公
之孫公孫固也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

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列陣
已定

尚未盡
渡泓水

子魚

言楚兵眾
宋兵少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

請乘其未
濟而擊之

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

又請乘其未成
行列而擊之

又至楚兵已成列
宋乃進兵擊之

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

襄公之足
為楚所傷

門官守門之官師行則在君左
右殲盡也盡為楚人所殺也

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

重再也言敵人彼傷
者君子不忍再傷之

一毛頭髮有黑白者
君子不忍禽獲之

皆咎。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

其九
行軍

不迫阻人於狹隘
之地以求勝也

宋商之後故自
稱亡國之餘

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

若敵人未成陳我不擊
鼓進兵恥以詐取勝也

言襄公不曉
戰鬪之事

也

敵競

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

倒煞歸重之筆而行文
平側變換賓王順逆極
盡縱橫跌宕之妙章法
絕佳左繡說大拘故從

剛
君未知戰一句說盡宋
公本領天贊應天棄可
乎應不可猶懼又跌進
一步逼出且字一轉駁
辨正面來若愛四句又
頓斷三軍二句忽作一
雜便令文氣歸重下二
項收住全神妙甚凡行
文頓宕鬆緊全在離處
得力

若厄於險隘
而不得成陣
此乃天助我以
取勝之機會也

因其險阻擊
鼓而伐之
則何不
可之有

雖及元
老之尊
雖因阻而擊
之猶懼不勝
且今楚兵
之強者
皆為我之
競敵也

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

為吾軍所獲
則取之而歸

何况尚在二毛
斑白之人哉

凡教戰之法明設刑
戮以恥不勇之人者

雖及元
老之尊

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

原所以求
敵人被傷未
殺敵人也
死尚能害我

安得不
再傷之

若愛之而
不忍再傷

夫行三軍之事
本以利而動也

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

則不如全
不傷之也
若愛其二毛
而不忍擒

則不如服之
而不與戰

夫行三軍之事
本以利而動也

夫行三軍之事
本以利而動也

左翼云前路多用短哨
之筆掉尾排蕩以遲緩
其聲

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二軍以利用

兵以鼓進以金退是藉聲
音以宣揚士眾之勇氣也

今既以
利而動
雖迫敵人於隘
以利吾國可也

雖迫敵人於隘
以利吾國可也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鼓聲之盛以致
雖乘敵人儼嚴未陣
三軍勇銳之志
之時鼓而伐之可也

左翼云未既濟而擊阻隘也不成列而鼓鼓儼也本文祇此兩層不重傷不禽
二毛乃其所以不阻不鼓之故言王者之師神武不殺堂堂正進重傷二毛等
項且不忍為如何肯為狙詐之行而阻隘鼓儼乎子魚力破其說首尾單以阻
隘二字為主中間帶破不重傷二句見其迂濶不情所以為未知戰文意自明
若分作四項看殊未識旨意所在
執勝子用鄧子圍曹則諫盟鹿上會孟會
薄則嘆今於伐宋又諫又嘆蓋宋公連年求霸無一事當人意子魚固知其禍
不旋踵也戰泓而不阻隘不鼓儼以致傷敗而死此是襄公結果盡頭其差錯
全在不度德不量力諺云頰脂皆因強出頭其宋襄公之謂乎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盛致志鼓儼可也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見手筆也嗚呼妙矣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二十二年 楚子過鄭

楚成王自伐宋歸國而過鄭

畢氏楚女也 姜氏齊女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

鄭地名

師緝楚樂官名緝也俘所得囚也 馘所截耳也楚子以之示文夫人

於柯澤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君

送迎賓客 宋出中門

音孚 馘反 古獲 卽接見兄弟不出門限闕門限也

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

適近也器物也言俘 誠非近婦人之物

踰闕戎事不迺女器丁丑楚子入饗於

用上公之禮九 庭中所陳品物 食物六品加於邊豆 獻酒而禮畢 有百旅數也 也邊竹器豆木器

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

送楚子歸 於軍中 二姬文平之女楚子之 甥也取之以歸于楚 鄭大夫

文平送於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

不得 受享為禮 而終之取二甥女以 歸是尊卑 亂倫無所分別也 既無別何 以為禮

其不沒乎為禮幸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

無禮故知 其不克終 後果為商 臣所殺

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凡分敘合斷乃是常格 前晨事既以君子斷之 後夜事又以叔詹斷之 未復另以諸侯虛斷總 結一筆蓋別一章法矣

總斷一氏一句單斷畢 氏一句單斷楚子一句

左翼云楚子伐宋救鄭 鄭人德之亦不為過而 勞楚子於柯澤者畢氏 姜氏也送楚子於軍者

畢氏也又重之以二姬 鄭若遂無君相然中韓 之醜可勝道乎此宜責 鄭而傳單答楚者以楚 成其主不應無別禮 以此也無別而斷 其不沒死生禍福都關 於禮是以君子慎之

襄王十一年 二十三年
宋襄公卒子王 柁成公卒弟始
臣立是為成公 容立是為桓公

晉懷殺狐突

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
二人重耳也懷公命羣臣無得從其行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如期。基

將殺其親黨而不赦宥

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

狐突不召之歸
以不召其子之故故未期而執之
能召子歸則免而不殺

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

人子長而能仕
為之父者必教之忠於所事
此乃古人之定之法制也
凡人臣之名書於其君之策委身體而服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

之質形而復有二心
體也則加之罪也
狐毛名書於重耳之策

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數年

是不教之忠而反教之貳
何以為人臣而事君

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

有刑而不濫及無辜
此乃人君之明德也
而亦人臣之所願也
若乃淫縱其刑以自逞欲

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誰不可加之
以罪而殺之
今臣已聞君命必欲殺我矣卒不召二子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下偃稱疾

此篇前案後斷以中間議論為主不至無赦大慨說而實為狐突作引下偃就上事而結之通篇純用短句一波一折簡詩輕圓又另換一番筆意矣

從亡人緊相對駁又將淫刑開合咏嘆以明君臣主義為不至無赦緊相針鋒層層透發着認真其亦葛桂之性老而愈辣乎

援以前俱用虛活之筆寫生至淫刑以逞一句便刺公心血視死如歸漠無顧惜矣於事則為狐突了局於文則欲起一偃一番推展

所以回應不至無赦作斷結好為重耳伏脉耳

劉繼莊曰重耳此時聲名已震羽翼已成近在西秦輔以強楚入晉之

局已定為懷公者即修其刑政布其德義猶無補焉而况淫刑以逞乎無從亡人之命非速從亡人者求實速亡人之來也即使召之來亦何補於事哉

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

周書康

言若能大明則臣民皆悅服

今懷公已德不能明

而徒殺人以快足於心

不亦難乎為君矣

是使民不見君之德

徒聞君好殺戮

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

必無後於晉國為明年見殺張本

聞其何後之有

晉公子重耳出亡事實

遭驪姬之難事在前五年

獻公使寺人披伐重耳於蒲城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

蒲城地輿已見前

保持也言臣子所恃者君父之命令

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享受也而受養生之俸祿

有邑有祿因是而後聚集人民

今既有入而節與君父校勝負

臣子之罪莫大焉

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拔罪莫

乃踰垣而出奔

時從重耳出奔者五人

狐突之子

趙夙之弟

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武子名

司空季子脊臣曰季也

廣谷如赤狄別種也

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虜咎

奚結反

魏狄姓也長曰叔次曰季

狄人以所獲之二人納於重耳

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

古刀反

僖公下

廿二

山江書屋

此篇敘議兼行格為明年秦納重耳張本卻從頭至尾歷敘一遍看其通篇神氣直貫末段如

羣山萬壑赴荆門極天下之奇觀也而歷敘諸國忽而悲涼忽而熱鬧直作絕妙劇本天生妙事天生妙文惜無能一為洗發之者

開手提晉公子所謂翻翻濁世之佳公子也蒲城事已見前此又重提作起則大學仁親為寶之旨

第一筆提公子第二筆便提從者通篇處處煩寫公子即處處陪寫從者最是烘雲托月法有時寫公子是寫公子有時寫從者亦是寫公子又往往夾敘許多婦女又載塊戈逐觀浴揮盥等項瑣碎事極絢爛可

愛若無此即嫌於枯寂矣

從者五人卻重在狐趙起手先點趙襄中間重寫子犯未段子犯自謙而重寫趙襄首尾照應完密無一字率意安放者○愚按季隗守貞不字與懷贏瀆倫壞禮兩兩遙對亦是首尾照應出色處

處狄十二年句點得最妙方見出亡非一日事然此後更不紀年若入史公手則當細載之矣

五鹿 今直隸大名府五鹿城二屬元城縣者即沙

鹿屬開州者此衛地五鹿是也

篇中有極變處有極不變處中間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五段一樣捉頭將適齊獨用先透過衛只作帶點奔狄處狄兩番提束以詳其始乃送諸秦特着重落以要其終不變則竟不變所以令片段分明要變則又極變所以令錯綜盡致明乎此可以使干騎雲合可以使一塵不驚矣

按通篇夾敘五箇女流以作旁觀宕蕩之筆季隗之貞姜氏之才僖妻之識與蠶妾之告懷處

新丁七專九吉貝

生二子長曰伯簡次曰叔劉

子取季隗生伯儵音山叔劉以叔隗妻去声下同趙

庸即趙重耳將去宣子狄而之齊

襄生盾徒本反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

言我年已二十五歲

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

又待二十五年則將老死而就我已五十歲矣棺木焉何用嫁我請終守以重耳以僖五年奔狄待子之來至僖十六年始去狄

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

欲適齊而過道於衛○音義凡遇經過字義皆作平声讀

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

以土塊與重耳怒其慢已

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

言得土有國之微故以為天賜乃使重耳稽首謝天受其土而載之車中

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

意將安享於齊而不言去

妻之有馬二十乘去声下同公子安之從者以為

公子從者共謀行事於桑樹之下齊宮養蠶之婦在桑上採葉聞將行之謀

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

時桓公卒姜氏恐孝公怒其去故殺之以滅其口

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

僖公下

十三

之揮矯妍醜陋各形其狀俾文與事有相輔而立相倚而行直如山陰道上使人應接不暇

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

懷其所愛安其所居實足以敗壞功名

終不肯去

言無此意

勸其必行

懷與安六字豪傑胸中未免有此乃出自女子口中奇絕

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

醉重耳以酒乃戰之而行

酒醒方知去齊

怒子犯設謀

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恭公

駢比也脅肋也聞重耳肋骨比連而上若一骨然

裹赤體也欲其赤體而觀其脅

伺重耳裹衣浴體而觀之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停

曹大夫

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

焉何哉然曹伯裴慢已甚知諫亦無濟矣

皆可以當相國之任

夫子指重耳言必得晉國而為君

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

句法蟬聯而下回翔審慎跌落自貳是又變一詞也

必得逞霸業之志於諸侯

而誅責前日之不以禮相待之國者

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

謂負羈何不早自別異於曹君

乃以盤盛食而饋重耳禮臣無竟外之

交乃臧壁於食

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賓璧焉

中不令人見也

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

前後敘事極詳獨敘宋只點一筆變甚非此不見錯綜之極則也

逐段敘去長短濃淡無筆不變然各自片段未

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

見聯絡也此處着鄭交

天意所欲

非人所

有三事異

公亦不禮焉一筆便令

開道之人

能及也

於他人

前後顧盼生情開後人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勸鄭伯以

凡男女同姓配

則其

類敘牽上搭下許多妙

將建立之以爲君也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法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排敘諸國由衛而秦凡

將建立之以爲君也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七雖逐段聯絡亦必有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大關鍵存焉前半衛齊

將建立之以爲君也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曹以衛不禮焉作捉後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半鄭楚秦以鄭下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作捉遙遙相對中間以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宋作界畫又故意將宋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點得極略寫來恰如九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天閭闔旋轉於徑寸之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樞相似乃知千層萬疊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非信手連片廢拾也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意竟與僂負羈妻相同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而引之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前後靠着天字殆又變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一詞也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披重耳歷及諸國或禮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或不禮原無關於得失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及楚則成敗所由分也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夫以憑陵中夏之蠻荆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戮一出亡之公子如草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芥耳乃反卑以自救不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殺之而送之天將興之

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

禮待之

合美先盡矣

生子

齊桓宋襄皆未之道退
辟三舍烏足以報盛德
哉人咸謂始納晉文者
秦穆也而吾謂裁成晉
文者乃楚成也向非楚
送秦不聞越國相迎秦
納早堅又何愛五城一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

其有子弟

本當待

何況爲天所啓之

人之可不以禮乎

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

過於鄭者

之以禮

庶幾開啓重

耳使之得國

此可以觀天

楚成

楚成

此可以觀天

晉鄭皆姬姓故曰

同儕儕等輩也

不穀不善也諸

侯自謙之稱

皆楚君享用

之剩餘物也

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

則君地生焉

雖然

必有所

以報我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君之餘也其何以報

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君之餘也其何以報

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君之餘也其何以報

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君之餘也其何以報

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君之餘也其何以報

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君之餘也其何以報

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君之餘也其何以報

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

賂平情論命到不為誣

按重耳至此便欲吐氣揚眉掀大搗地左氏至此亦不覺和風旭日鳥語花香奇文妙境令讀者前後改體

處處以從者陪說傳妻以從者為主說到公子叔詹以公子為主說到從者楚子則公子從者對起而公子單收

公子從者身分俱從英三口中道出真是慧眼

通篇將天字作主腦以禮字為作用天將與之三句包括盡致不似諸人虛懸揣擬

前兩段俱是旁觀者之論後二段于楚是極寫公子于秦則極寫從者都是自見事采事固愈妙文乃愈奇真天地有數大篇

俞寧世曰秦楚是爭伯之國議論別有氣韻衛曹鄭是用兵之國敘述別有波瀾可為知言

設若一國。辟。三十里為一舍。退三舍。以避楚軍。乃所以報德。

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

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而能。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而能。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而能。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而能。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而能。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而能。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而能。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文侯子孫日以衰微而為曲沃所滅也

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

我若殺之。是逆天意也。必遭大禍。

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

秦伯以女五人。納之於重耳。

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

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

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

何故卑我而使奉匭乎。

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

僖公下

十六

由工書屋

以不按父命起以命佐
天子結將忠孝大題目
作文字大排場五霸假
之固須得此鋪張揚厲
之筆

左繡謂一結直為後文
起本前面多少波瀾非
此精勁之筆收勒不住
愚按通篇俱是為晉文
歸國伏脈其取威定霸
故在此其論而不正亦
在此讀者味之

言我不如趙衰有
文辭能對答也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去声公

河水逸詩也義取朝
宗于海以尊秦也
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北
伐以喻公子還晉必能佐天子也

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

降階稽
首而拜
秦伯亦下階一等
而辭公子之拜

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六月之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此
君之所以責望於公子之美意也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左翼晉公子為天所啓而文得賢從者以為之助天人交贊所以足能有成篇
中或於從者口中說天或於從者身上見天或分見或合看處處着眼是一篇
大關鍵所在晉文一身恩怨最是分明此篇敘述正為後文報施復怨張本然
於諸國怨無不酬而德有不報猶曰思小惠而忘大恥耳至於從亡諸臣勢多

不圖諸夫人如文嬴叔隗已分厚薄返國而後齊姜竟寂然無聞彼誠荷命此
實負心讀史者往往歛歔泣下篇中歷敘諸國併將從者諸女子一一點綴都
有神脈不是隨手塗附

宋成公 杞桓公
元年 元年

襄王十
六年 二十四年

晉文公歸國

晉惠公以先年九月卒 史不書
故秦穆公納重耳歸晉 于冊
不入國也 將渡河
入晉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

以璧授公子意欲要君
為誓此子犯之好也
羈馬絡頭也緹馬韉也
言我嘗負荷駕馬之物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絻息列從去声君

按此篇乃為間議夾敘
格初以為敘晉文歸國
事忽夾寺人豎頭兩番
議論殊覺柄鑿不入細
玩始知事以文為筆文
因事而發未可另起爐
灶者故作者詳文略事
濃淡相準乃其謀篇苦

心處左繡未免繁雜莫辨所從據愚見正月敘納晉事則來議子犯挾晉一段妙文二月敘入晉事則來議寺人挾故一段妙文三月敘定晉事則來議豎頭挾動一段妙文原其意旨欲與晉文開場出色使人知文之能容與惠之多思與廢之權自我也豈盡天授哉結構老辣莫倫

此篇與前篇是一路起接事故不用提頭只以秦伯納之作起妙以子犯四句結上一大篇出亡文字以公子二句領後無數精業文字然在本章只是為斬社竊藏作提掣耳一箇甚多兩箇甚眾恰好虛實照應一頭兩腳章法渾成

前篇敘出亡事極其鋪張此篇敘入國事極其簡徑乃行文相間相配之法

桑泉 原在河東解縣西今在臨晉縣東二十里

白衰 原在解縣東南今解州西北桑泉白城俱屬山西平陽府

盧柳 今在平陽府猗氏縣西北

郇 原在解縣西北有郇城今在臨晉縣

從君奔走於諸侯之國 多得罪於君矣 臣猶自知有罪 而况君不知有罪 記憶之乎

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盧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

誓不得濟此河 投璧以質信于河神 懷公遣軍拒重耳 懷公之師退

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

文公之祖 武公之廟 懷公奔高梁重耳 使人道而殺之 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 呂甥卻芮皆惠公舊 將欲放火焚宮遂 因救火而弑文公 且辭之 不見 寺人披伐蒲 懷五年獻公使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信公下 十八 由工書

令狐 今山西平陽府猗氏縣也

東北十五里

君命女經

女即日 即至

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去聲狄君以田渭

女以次日即至

濱女為去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

言女雖奉獻公惠公之命

而何故來之太速也

披伐蒲斬重耳之袪故云猶在袪衣袖也

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

言我不以舊怨殺女女何不出奔乎

入而為君也

必知君人之要道矣

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又將不免於患難

凡人臣奉君命無敢懷二

乃古先王之定制也

我前奉

未也又將及難去聲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

命來殺女者所以為君除惡也

即日中宿唯視吾力所能為者為之人於惠為狄人

於時君於獻為蒲余何有二心而顧及焉

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

今公既為晉君以為若有之我又為君除之矣

昔桓公自莒先入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後桓公舍中鉤之怨而使管仲

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音音鉤音勾而

為齊相卒伯諸侯

今君欲易桓公之所為而以斬袪懷恨

我將自去何敢辱君之命

懼罪出奔者甚多

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

豈獨我刑餘之臣披乃奄宦故曰刑臣

披以呂卻焚宮之難告於文公

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

潛會不使呂卻知之

不知公潛出求之不得

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

趨勢夾入今君即位二句作轉極隱躍將呂卻事一提以為疎動字字尖穎字字蘊藉國策視此真儉父矣

愚謂轉讓為見全仗齊桓一比晉文那肯饒他人一着

寺人披語另作一段妙文讀着其先虛虛一起一宕便將知字難字打轉公心矣以下前六句答雖有君命後六句答夫袪猶在九妙在中間

如往也 誘呂卻二人而殺之 逆也

左翼云文嬴十分尊寵
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

及秦伯所納之五女
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凡僕隸兵三千人護衛文公及諸門戶之事皆

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

秦卒兵爲之紀綱
豎小吏也名頭須一名里鳧須 爲重耳守藏庫者

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

文公出亡之後須亦竊藏中物以求納文公

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

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

頭須語即借沐作一話
頭便與上段意思迥別
此行交另闢蹊徑之法
而請見求見辭焉甚衆

見之前後兩兩比對則
斬社竊藏亦覺天然一對

心既復則凡心之所圖謀者皆反其常矣
心志反常宜吾求見而不得也
凡羣臣居國者所以守社稷也

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

其從行者所以負羈絛而爲僕也 或居或行無不可者

稷之守行者爲羈絛之僕其亦可也何必

何必以居者爲罪也
爲一國之君而乃與匹夫相仇讎
如此則懼罪者將不止一人矣

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

以頭須之遽急言告文公也

以告公遽見之

左翼左氏類彼或多或少事不一例後篇狄歸季隗兩事對舉也前篇公子出亡七八事連寫也掩映錯綜妙難言悉此篇首尾三事分看則子犯寺豎各有心事各有議論絕不相蒙通看則首段是行者後二段是居者各各懼罪總是國君而讎匹夫耳然子犯恐不與同心尙是或然之慮頭須心覆圖反亦係虛

揣之辭唯法在子行則讎匹夫已明明見之齒牙開矣又况畏偪思弑禍機將發文公唯聽寺披一言而釋斬祛之怨卒免焚宮之厄中段最為緊要左繡以為前引後陪誠非無見反覆看又似首段虛虛領起為下二段包胎末段實實分割為上二段結案誰賓誰主如環無端如六律五音有旋相為宮之妙

狄人歸季隗

狄人以重耳得國而送其女以歸于晉

二子伯儻叔劉請其進退之命

以女妻趙衰

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一子文公妻

原屏樓三子皆公女所生

文公之女

盾趙衰在狄妻叔隗所生之子

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

子餘趙辭不肯逆

得新寵而忘舊愛

何以使人心悅服

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

趙姬以盾為人多才

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

請以趙盾為嫡

自欲下三子以明示己身非嫡配也

丙子正妻也

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丙子

趙姬請逆叔隗母子等事皆非本年因狄人歸季隗遂并傳叔隗

而已下之

介之推隱而死

賞賜前日相從出亡之羣臣

姓介名推之語助辭公之微文公頒祿亦臣亦從出亡者不言求賞祿不及介推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

狄之時綢繆燕婉必不少減於文嬴也即去狄之時握別依依較之別文嬴而更有加也其二十五年之約猶在耳也豈遂忘之乃一則特地迎歸一則聽其自來公之滿腔勢利不描自見文妙在只用一筆敘季隗歸晉却反詳敘叔隗一邊寫得極蕭索重伏之妙正在此譬劉項會于新豐鴻門項莊拔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特標一筆賞從亡者而所記偏不於賞而於不

賞又特標一筆曰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而當時君之授賞臣之受賞許多可議皆在其中無怪推之極口批駁矣乃讀至中幅又成不言之言讀至末幅又成不賞之賞而結處二語且旌善人恰應轉不言祿以志吾過恰應轉祿不及無意結構而局法天成以左氏為化工其誰曰不宜

介意已盡于前求之知之乃是借其母更作挑剔此文字波瀾若無此即一覽而盡矣世人皆作實事看便失作者之意

左繡謂此篇與上歸季隗篇一樣意思總譏晉得國報施甚疎為世負心人寫一小照但不至於長頸烏喙之甚耳固宜城濮之役魏顛兩人大罵之也以晉文起結中間極寫介推母子蓋亦從賓見主之大注而已

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

外而諸侯內而臣民無不棄之

天意未肯絕滅晉國

必命賢君為社稷主

八人皆死唯公獨存

二公多懷忌而無人親附

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

非屬之文公而誰屬哉

今文公出亡歸國乃天意所安置也

而二三從亡諸臣遂以文公復國全賴臣工之力所致

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

不亦誣妄之甚乎

世有偷竊他人財物者

猶且名之曰盜而有罪

立君天之功也何況貪奪天之

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

功以為我之力較之竊財其罪不更甚乎

今在下者不自知有罪而猶自居於義

在上者罔知貪天之

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

蒙欺難與之並也立於朝矣

推之母

汝何不自去求賞

若不求而死誰

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

代汝怨對者

尤猶過也我以貪天功者為盜今自求賞是效其過也

則罪更甚於人焉

且我已出怨言

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不願食其祿也

雖不求之亦當使文公知之

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

人之有言所以文飾其身也

吾身且將隱而不出

何必假託於文辭

是迹雖隱而心求顯也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

縣上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縣

上今山西汾州府心源縣北八十里

有縣上關縣上城

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

且旌表隱逸不貪之善

且旌善人

援左氏敘晉文出亡甘苦與入國熱鬧後即接寫季隗介推兩篇薄行始為取威定伯張本繼為舍舊謀新模樣功不可遏而過亦不可掩也終身前後十餘篇總為一誦字描真不許一毫不像此作者之本意也然迹其施未報而怨即隨之仇已復而心猶志之早於嫡配良臣中窺見大概雖勤王救忠之業著於當時而終不及遷衛救邢尊周攘夷之忠厚誠樸也奈何論者拾襲百年而後衰正者不逮再傳而遂罷天道盈虛真有莫之或知者矣

王將以狄伐鄭

二十四年

入滑在

聽命言

鄭師

滑人又叛鄭而通好于衛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

入滑在

聽命言

鄭師

滑人又叛鄭而通好于衛

子士洩堵音薛兪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

音薛

當古切

事在莊二十一年

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

怨王助衛為滑請

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

執拘也子伯服游孫伯也

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僖公下

二十三

由工書屋

揆此篇傳王以狄伐鄭通篇俱用對寫起手敘明伐鄭之由見鄭雖有罪而王亦無德也富辰諫語先將周召兩層引証以形鄭本不當伐也是虛籠而入隨跌落到今天子身上然後將鄭與狄兩下總論一層又對較一層見尤不當以狄伐鄭也是寔筭正面至末仍回抱周召歸併本位作結首尾回環逐層對較乃此篇之格局不必拘泥今天子句便謂為束上生下是兩截格也

首段乃一篇文字緣起敘事用疎宕之筆最是史公得力處怨王一語

雙紋如穀搖漾生姿特與通體文調相準

上聖之人以德撫民一視同仁而無親疏之閒也

其次聖之人則先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及

按開口提言大上其次便說也

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

德既衰。民未忘禍。三句將天子降為諸侯。且不可得矣。棄德從姦之不可不慎也。唯王自思之。此真所謂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邠。成。霍。魯。衛。毛。聃。姓為諸侯。蕃。翰。屏。蔽。以為周室之故大封同。

至末明說出何况周德既衰。民未忘禍。三句將天子降為諸侯。且不可得矣。棄德從姦之不可不慎也。唯王自思之。此真所謂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邠。音于。曹。滕。畢。原。豐。音豐。郇。音旬。文之昭也。此四國皆武王之子故為穆。

弟不成者如何本有德而猶務親親也。思不類者。也。何必親親而後德不衰也。兩層引證。跌落到今天子身上。見得現有楷模。天子原有不得不行。不難再遵之事故。前舉周召分疏。後將周召合應。便令狄姦鄭德。實係要緊。可知文章作勢。全在虛處。蕩漾生情。則實處自然醒活。得力。乃一定不易之極則也。

祭。音蔡。周公之亂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不糾收也。故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詩小雅常棣篇。周公所作。其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富辰以為召穆所作。蓋召穆述詩而作。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如字。與唐棣。常棣。郁。其華鄂。然外發。豈不韡韡。然而有光輝。以喻兄弟睦。則門庭光。耳。李也。鄭箋承華者。鄂也。不當作榭。言花萼附也。不象萼蒂形。與勇迪。反。之華。鄂。反。五各。不。反。方無。韡。韡。反。韡。韡。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雖有些小爭忿。亦不廢棄。懿美之親。

接如是一節。似亦東上生下。而謂不當分兩截讀。何也。蓋由虛入實。從新訂左傳傳義。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

新訂左傳傳義

信公下 二十四 由工書

未有不先點題而即實發者不點則接續不生矣况引證之文虛而且泛勢不得不極收清急

虛歇 庸用也用其有一筆 功親其親族

點正耳豈敢再拖帶乎若云兩截只可將周召語意上下照應即不宜先分後總矣

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

三項議論兩分一合着實還是虛神意即筆離入狄伐鄭更覺警策

暱近也親諸侯之近者尊德行之賢者 暱反 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反 鹿工 從昧與

與身之頑者 用口之聾者

頑用器 魚巾 反 姦之大者也棄德從姦禍之大

按狄鄭平列并不言伐之當否固為結文地步而平列側重只在有字又有字於字與皆則字具矣字等內尋求用筆神妙莫備

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變

六年殺 寵子子華二良謂叔詹堵叔 師叔所謂尊賢也

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

不能通宮商角徵羽五聲之諧和其耳猶聾也

不能辨蒼赤白黑黃五色之文章其目猶昧也

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處事而合於時宜謂之義有心而不法則其經常則為頑夫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

狄人以此 聾昧頑器四姦 狄皆具備矣 夫周當剪商之後文武懿美之德即大上之德也

為器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

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

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

再申前文一意作兩聲不惟波瀾壯闊益令虛者實之又將詩辭統屬周公之德內而於召公只着亦云使人知詩為周公所作而召公直述

而周公作詩猶且 且懼有外侮

故特封同姓以蕃屏焉

故首重封 建之政焉

其德之撫順天下也無思不服不待親親以相及也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故特封同姓 以蕃屏焉

之耳其行文變幻亦民
重複繁瑣之迹左氏真
化工也

於是召穆公糾合宗族亦追懼
其詩而云然非臣獨述於今也
就衰微惟恐失墜
今文武之德已日

於是乎二句總括前議
民未忘禍二句又提醒
又應起首其若句重落
一筆作結言有盡而意
無窮雖無老成尚有典
型人君其可忽諸

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
渝變也言乃反變易周公作召公述之
美意而棄鄭同姓之親以從狄人之姦
禍之大者甚不可也
莊十九年有子頹之
亂僖十一年王子帶

無窮雖無老成尚有典
型人君其可忽諸

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
召戎叛周故今王又以狄伐
曰民未忘禍鄭是與禍也
廢失之意寓於言外

親為賓徒親親而無德
尚且不可况無德而又
不親親乎

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
二子皆周大夫
徒回

不親親乎

叔桃子出狄師

接

兩經兩傳合併為一以
其事本一串也故合之
以便誦讀

承前篇來德狄人以女
為后乃一前提兩層應
而以女后為主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
櫟鄭地輿王以狄人伐鄭
地考見前為德而感之
將以狄人之
女為王后

善道物情精透語不在
多

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
而施惠者即屢受
戎狄之性本貪棼無厭○方
今以女為后婦女之志近
報其心尚不知足言云殺人而取其財曰棼
是啓其貪也之則不孫

報者二句破德狄人女
德二句破女后狄固二
句作轉換

者未厭狄固貪棼王又啓之
遠之則忿怨臣恐致怨狄人
不已終已也必相與為禍患
昭公王子帶
也食邑於甘

甘

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
原河南縣西南有
甘水今屬河南河
南府洛陽縣即河
南縣也

撥王子帶屢叛周京罪
大惡極王亦屢召之而
怙終不悛所謂驕奢淫
佚寵祿過也當時竟莫

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
僖十二年
子帶召戎

僖十二年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能踵周公之以大義者亦由周德之衰也迨天王出奔功歸晉文豈天意亦欲藉此以啓霸業歟

攻王不勝奔於齊二十二年王召之歸京師

隗氏王所立狄女而與昭公私通

替廢也

大叔即昭公子帶也

我甘昭公一段亦是原紋法看他字法句法接入本文法俱用簡老之筆不施脂粉而自然出色也母以率筆敘事忽

言我實使狄伐鄭

今廢狄女狄必怨我

先惠后言誅大叔違惠后志

未及而率三句內各有許多事實在文於此隨點隨掃僅十一箇字便包括數百言靈心妙手

寧假手於諸侯以圖謀之

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出亡也

坎飲周地

王使出狄師伐鄭是此二人奉大叔以狄師伐周亦是此二人

國納王于周不聽王出

坎飲

坎飲在河南靈縣

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反國

王使出狄師伐鄭是此二人奉大叔以狄師伐周亦是此二人

原毛皆采邑

汜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今屬開封府

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

出適鄭處於汜犬叔以隗氏居于溫

告難于魯

告語有三層古而拘另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

按此句該云得罪于母之寵子弟帶

鄆野也言野處於鄭國之汜地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叔父

弟之寵子弟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

天子出奔謂之蒙塵

不敢斥尊故曰問官守官守羣臣也○守去聲

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

不能勤王而問官守此言雖令究竟何益

新丁七傳九讀 卷之六

僖公下

三七

由江書屋

未有不先點題而即實發者不點則接續不生矣况引證之文虛而且泛勢不得不極收清急點正耳豈敢再拖帶乎若云兩截只可將周召語意上下照應即不宜先分後總矣

三項議論兩分一合着實還是虛神意即筆離入狄伐鄭更覺警策

按狄鄭平列并不言伐之當否固為結文地步而平列側重只在有字又有字於字與皆則字具矣字等內尋求用筆神妙莫備

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

暱近也親諸侯之近者尊德行之賢者

就耳之聾者從目之昧者

暱反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反從昧與

與身之頑者用口之聾者

棄勳親之德從聾昧之姦

頑用器反姦之大者也棄德從姦禍之大

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奔虢鄭伯納之所謂庸勳也

鄭始封之君桓叔厲王之七年殺嬖子宣王之弟所謂親親也臣申侯十

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

六年殺寵子子華三良謂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也

所謂暱勳親近賢四德近也鄭皆具備矣

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

不能通宮商角徵羽五聲之諧和其耳猶聾也

不能辨蒼赤白黑黃五色之文章其目猶昧也

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處事而合於時宜謂之義有心而不法則其經常則為頑夫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有口而不道忠信之言則為器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

狄人以此四者為法

聾昧頑器四姦狄皆具備矣

夫周當剪商之後文武懿美之德即大上之德也

為器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

周公作詩猶且曰莫如兄弟

故首重封建之政焉

其德之撫順天下也無思不服不待親親以相及也

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

而周公作詩猶且懼有外侮

故特封同姓以蕃屏焉

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

再申前文一意作兩聲不惟波瀾壯闊益令虛者實之又將詩辭統屬

周公之德內而於召公

只着亦云使人知詩為

周公所作而召公直述

所丁之專決讀

億公下

之耳其行文變幻亦民
重複繁瑣之迹左氏真
化工也

於是乎二句總括前議
民未忘禍二句又提醒
又應起首其若句重落
一筆作結言有盡而意
無窮雖無老成尚有典
型人君其可忽諸
按通篇擬德字作主親
親為賓徒親親而無德
尚且不可况無德而又
不親親乎

兩經兩傳合併為一以
其事本一串也故合之
以便誦讀

承前篇來德狄人以女
為后二句提兩層應
而以女后為主

善道物情精透語不在
多
報者二句破德狄人女
德二句破女后狄固二
句作轉換

甘 原河南縣西南有
甘水今屬河南河
南府洛陽縣即河
南縣也

撥王子帶屢叛周京罪
大惡極王亦屢召之而
怙終不悛所謂驕奢淫
佚寵祿過也當時竟莫

於是召穆公糾合宗族亦追憶
其詩而云然非臣獨述於今也

今文武之德已日
就衰微惟恐失墜

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

渝變也言乃反變易周公作召公述之
美意而棄鄭同姓之親以從狄人之姦

禍之大者
甚不可也

莊十九年有子頹之
亂僖十一年王子帶

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

召戎叛周故
曰民未忘禍

今王又以狄伐
鄭是與禍也

其若文武之功業何恐
廢失之意寓於言外

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

二子皆
周大夫

叔桃子出狄師

二十 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櫟鄭地輿
地考見前

王以狄人伐鄭
為德而感之

將以狄人之
女為王后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

凡報人之施者自分
所報已過而力倦怠

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

而施惠者即屢愛
報其心尚不知足

戎狄之性本貪棼無厭○方
言云殺人而取其財曰棼

今以女為后 婦女之志近
是啓其貪也 之則不孫

者未厭狄固貪棼王又啓之女德無極

遠之則忿怨
不已終已也

臣恐致怨狄人
必相與為禍患

昭公王子帶
也食邑於甘

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

未及立而
惠后遂死

僖十二年
子帶召戎

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

能踵周公之以大義者亦由周德之衰也迨天王出奔功歸晉文豈天意亦欲藉此以啓霸業歟

攻王不勝奔於齊二十二年王召之歸京師

隗氏王所立狄女而與昭公私通

替廢也

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

言我實使狄伐鄭

今廢狄女狄必怨我

大叔即昭公子帶也

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

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先后惠后言誅大叔違惠后志

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

寧假手於諸侯以圖謀之

出亡也坎飲周地

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昔感國

國人納王于周不聽王出

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

王使出狄師伐鄭是此二人奉大叔以狄師伐周亦是此二人

原毛皆采邑

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

汜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今屬開封府

汜鄭地

溫即蘓忿生之田輿地考見前

出適鄭處于汜音凡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告難于魯

冬王使來告難去声下同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

按此句該云得罪于母之寵子弟帶

鄙野也言野處于鄭國之汜地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叔父

弟之寵子弟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

天子出奔謂之蒙塵

不敢斥尊故曰問官守官守羣臣也○守去声

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

僖公下

不能勤王而問官守此言雖令究竟何益

斤丁七傳共讀 卷之六

三七

由江書屋

告晉告秦雖為勤王張本而於此略其詞令者以形魯之虛言無補也都是作者斟酌處

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焉偃父告于秦天

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音避母弟之

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

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

其私政禮也

管杜註在滎陽京縣東北隋置管城縣今河南開封府鄆州治廢管城是也始封之君管叔

鄆見桓十一年傳鄆杜註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今鄆州西

鄆杜註在長安縣西北今陝西鄆杜註在始平鄆縣東今

鄆杜註在襄陽城父縣西今河南汝鄆鄆縣屬陝西西安府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鄆杜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鄆屬晉

王者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天下乎書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諸侯入應門左易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書出居於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漢儒雜取春秋三傳之說非春秋三傳之前先有是言也不可以此反證春秋學者不以易書聖人之言求之乃以漢儒之說為證非所謂達者也且春秋書天王在外者三此年天王出居於鄭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二十三年天王居於狄泉王猛恭王不書出而獨襄王書出者王猛立於皇末得入成周也恭王立於狄泉亦未得入成周也是二王者皆即其地而立非自內立而出居於外也其實非出安可言出今襄王自僖九年立至是十六年叔帶逼王而王出居於鄭實自內出豈可不書出斯二者文各適其事非故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內王猛恭王也不考其事以察聖人之言因謂聖人書出所以貶襄王噫襄王之出豈得已哉自古有兄弟之難者二舜於象則封之周公於管蔡則誅之皆不得已也周公上無母氏之愛而下有宗社之危故寧誅之以存宗社舜以頑父嚚母之所愛誅之則傷孝心故封之以慰父母今叔帶者惠王陳嬖之所愛也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於鄭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此襄王之心也以此貶襄王可乎貶襄王者自三傳天子無出之論始故吾按書易聖人之言而正之○此論極當

二十四年

鄭殺子臧

十六年鄭殺大子華其弟子臧出奔於宋

鄭子華

去声

之弟子臧出奔宋好

去声

聚鵠

尹楠反

惡其服非法也

冠鄭伯聞而惡

鳥故反

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

言衣服不適其中

則災必至其身

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音忠身之

詩曹風彼候篇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

災也詩曰彼已音記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

此篇層層斷結格不衷身災以兩語斷斷意亦足矣又引兩詩以証之一証不衷一証身災意已盡矣又引書以解稱字是做大做如無可設色處偏要寫得濃至亦左氏本色也

言德亦不足
以稱之也

詩小雅
小明篇

詒遺也感憂也
言其自遺憂也

服不稱也夫扶詩曰自詒以支反伊感音威其子臧

夏書
逸書

地平其化
天成其施

上下相
稱為宜

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左翼云釋稱字不倫不
類行極橫生令人作十
字想

襄王十
七年
二十五年
晉文公元年秦伯納文公在去年正月而不稱
元者以惠公前年冬卒去年春始赴告諸侯也
衛文公卒子
成公鄭立

晉文勤王

陳師于
河上

將出兵納
襄王也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

時文公有圖霸之志故子犯勸文公
以為欲求霸諸侯必先勤勞王事

勤王則可以
削平禍亂與復王室
取信於諸侯
且天下之大義也

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

昔平王遭犬戎之亂晉文侯
仇有功于王室而君繼其業

宣布信義
於諸侯

此機會
可乘矣

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

黃帝與神農之後姜姓
戰于阪泉之野勝之

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

文公言我何
敢當此兆

周德雖衰其
命尚未改

今日之所謂王即古之所謂
帝周王自當帝兆非謂晉也

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

僖公下

三十

按

此傳晉文開手第一件
冠冕事卻不見十分熱
鬧還有猶夷之意全仗
一箇可矣一箇不亦可
乎作胆障縱敢獨立大
功然公私義利之別子
犯卜偃口中全形露出
故行文亦只就事論事
不必以鋪張揚厲為工
也

一卜一筮分明兩對可
矣不亦可乎相應照前
略後詳總為求諸侯三
字發揮真面目而莫如
勤王假意不辯自明

新言左傳卷之六

物晉文卜吉不信再看筮吉然後大膽倘一有不吉便不勤王乎此中要索解人

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

大有九三爻辭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勿克

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下筮相協故能與下兆戰克相協而為王宴享吉孰大焉

用饗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

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耀在澤

乃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也

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即去睽卦而復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

秦伯壞着一將字故一辭便下

辭讓秦師使還順流而下

晉文得意之時左氏只總着三筆點過

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

時大叔在溫

迎王于汜

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

溫縣皆周邑名

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

主為之設享又加之幣帛闕地通道曰隧王之葬禮也諸禮置醴酒以賓助也侯不得行此今文公乃請之以章顯王者

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

與諸侯今周德雖衰晉若晉假天子之禮別異也未有代周之德則是有一王也

未有代德。而有一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四邑名

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

不得已而與田即所謂降心以逆公也若賜齊侯胙便地不同

按三傳事本一氣合訂以便誦讀

極冠冕極熱鬧時忿着

一點妄想可惜可惜大抵未曾商之狐趙一刻兒私見耳

本因喜而請反說他必惡意妙語妙而筆尤妙

不得已而與田即所謂降心以逆公也若賜齊侯胙便地不同

王語令之自慚葛語令之自思簡嚴急直中別具婉曲之致亦何煩費辭

啓開也山在晉山
南河北故曰南陽

文公
倉葛陽樊人
呼呼號也

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去聲曰德以柔

言中國必用刑懼
夷狄方用刑懼
今晉以刑威陽樊是以待夷狄之道待中國此我之所以不服也

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

且居此土者孰非王之親戚姻婭
其欲俘虜之也
乃出其民而取其土焉

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

原亦不服命軍吏祗備三日糧食
圍之三日
原竟不服
文公命撤兵而歸以示信意
猶今之

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戶江反命去之音牒

細作者出告晉人曰

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

連接兩處失意事與請隱合而為三是一舉而三失之矣

乃治國而為民之所賴以庇廕其之寶也身也○庇字并無上聲
吾祇命具三日之糧今又失信何待之雖得原而我失信以庇民

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必至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

是得原少而信之所喪者多矣
三十里為一舍
伯貫周守原大夫也

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

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按晉文勤王原是一件極正大極冠冕事作者宜極力鋪張揚厲處處為之設色便令讀者心曠神怡不知手舞足蹈而左氏卻處處寫他過失自首至尾一筆不饒以其專在利而不在義也起手求諸侯莫如勤王便標他輕重所在以後不當卜而卜不當請而請不當受而受與夫辭秦師圍樊原皆是他計功趨利作用處作者不置斷辭以待讀者自省

按霸主全靠一信字作把柄柯之會齊桓不失信于曹洙諸侯服之晉文不肯得原失信亦是此意夫子論政亦曰民無信不立但聖人所尚者在公而霸主所尚者私耳

襄王十一年

衛人伐齊應雷末路左氏特插敘于前途令大功歸于儒生此史家筆削妙用處前人謂齊有衛師不能雷魯故未入竟而從之使其易於退師也最得勝着依此說是魯自形其怯矣必無是事

辭令巧妙無窮大約不過二種一是就其辭而入之一是反其辭而折之恐矣是就其辭則否是反其辭恃先王之命一筆擅二妙尤奇蓋何恃而不愁意中分明笑我毫無所恃偏要對他

說箇有恃便是反其辭而折之口中又像問我畢竟有恃即實對他說箇有恃便是就其辭而入之中閉將盟辭做箇話頭下其率桓之功又是就其辭而入之豈其嗣世云云又是反其辭而折之一往一復榮花之舌生花之筆木強者奉為換骨金丹可也

按因犒師疑他必恐竟是人情妙在展禽將恐字看得淡說得高忽又生出恃字駁問展禽借着他恃字便暢所欲言大有捫風而談光景將恐字化為烏有得力全在

夏齊人伐我北鄙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音叨之盟

故也公使展喜犒犒勞也以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使展喜受勞師之命于展禽禽柳下惠名

侯未入竟上声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

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

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

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公股肱周室夾

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

尚未入魯境內

距足辱臨我魯國也

乘其未入從而犒之

言犒執事不敢斥尊故

親自行軍

言魯人亦畏我來乎

爾魯室內資糧室乏如縣罄然

爾魯郊野無蔬食可茹

內外無資何所恃而不畏懼

所恃者先王成王之命耳

共相成王如手足

二公左右輔相成王

成王嘉二公之勤而慰勞之

與二公為盟誓

盟誓有曰汝齊魯之子孫

不得相患害也

載記其言於策而藏之於盟府

使大師之官職掌之

爾先君桓公

其率桓之功一句便令

是以糾合列國諸侯

其有不和協者則共謀處之

其有關失者則相與彌補縫掖之

齊軍皆欲索弓束矢矣

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

彌縫音逢

其闕而

子小人與陰怡甥略同

其有災害者則相與匡正扶救之

昭明大公之舊職也

諸侯皆仰於齊曰

和聖

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

其必率循先君桓公之功業

我魯故不復保守疆場

不敢保聚對照罄青草

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日豈

豈其嗣桓公之位纔及九年

而即棄先王世世無相害之命廢大師之職掌

若棄命廢職其如先君桓公何

唐錫周曰嗣世九年十

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

忙用豈其二字起而以

言必不棄命廢職也

必不然恃此以下恐齊侯乃還

酌盡善嗣世回顧世世恃恐兩

字前本兩層末以一句總括又老又辣

按左氏敘言記事每於人之賢奸誠偽無不曲肖其情此篇敘展禽詞令深得其容不取出言有意意象將和聖模樣毫髮無遺蘇張純用舌鋒探人國消息此公獨執先王先公功德使人主傾心拜倒婉順中而有勁峭之致仁者必有勇其斯之謂歟

夔國名于爵楚同姓之國

夔前建平秭歸縣今湖廣荊州府歸州西南三里有夔子城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祝融十二世孫名鬻熊事文王其曾孫熊繹始封於楚然則鬻熊楚之始祖而祝融又其祖之所自出也夔乃楚之別封於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熊楚人讓之對曰

禮不得祀焉楚欲滅夔故借此說而加之罪爾

熊摯楚嫡子有惡疾而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林氏曰摯楚熊渠之中子紅立為鄂王者也○孔疏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

摯能釋元孫有疾楚人廢之而立其弟熊廷

此我之所以不祀也其禮亦順特其辭不遜耳

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滅夔以夔

歸之虜其君也

子歸

齊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為昭公

襄王十九年

二十七年

為賈論子玉

宋叛楚即晉

子文不為令

治兵治習

睽楚

終朝自旦及食時也畢宗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

子文意欲委重於子玉故特略其事

為亦楚邑

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為終日而畢

所賀神理賞令滿座為之爽然

也

貫耳以矢穿耳也

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賀其舉子玉為令尹為得人

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

以酒食為賈伯嬴孫叔敖享賀者之父也時年尚少

其來

不言

問賈何故不賀

去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

言不知所賀之由

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歸國也為賈因述其答叔伯之辭

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

今子玉雖能安靖於內異日必致喪敗於外

是所得無幾而所喪者多

夫子玉之敗於外

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

蓋由汝之所舉非人也

舉人以致敗國

何足以稱賀焉

子玉之為人內剛強而外無禮節

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

三層三箇何字第三箇何字反言以謂之又尖又辣此後生真可畏也

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

苟能全師入國而稱賀未為後也此時其尚早矣

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固莊公之孫也如往也告急告楚患也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報贈馬之施救受圍之患取治楚之威定霸晉之業

先軫之忍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

此篇乃凌空提敘格為戰城濮起本不過一蒐乘命帥事耳散散敘來無可出色後半篇忽將前事一併重敘後事一并預提便令精神團聚光景絢爛蓄勢極厚鍊

句極精又屬宇宙大觀讀者亦為之鼓舞不倦豈不奇絕

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

曹新服楚楚成王新娶衛女

左翼云晉之勝楚全在於此城濮之戰至是先

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

蒐治兵也去年楚使申叔成穀以偏齊今年冬又使子玉圍宋

于被廬作二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

被廬晉閔元年獻公作二軍也謀度誰可為者趙衰舉卻縠可以將中軍

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

善惡書載典誥政治皆義理之府藏也禮以導中樂以尊和此德行之則法也

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

前兩於是乎一虛唱一實應後三於是乎兩邊以一道且作前偶後奇格前取威定霸一提起後一戰而霸一掉轉首尾迴顧呼應無不有情散行錯雜之文作者從未嘗不用全副精神非隨手亂塗也

撥說禮樂而敦詩書較剛而無禮者之經濟使地迥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非儒將而何

趙衰舉卻縠與子文舉子玉兩下對勘

本傳已住忽提敘民作主將前事逐級推其始謀要其後效精神團結氣象萬千

後半篇頓挫聯絡極板極圓全在三於是乎插得鬆活以欲用之將用之跌出而後用之中閒又將可矣乎作一挑剔字字靈躍一氣趕出結句春水亂流歸雲擁樹真得而名之矣

段段為民起見又與不可以治民者對勘

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夏書虞書益稷篇蓋孔子未定以前為夏書賦取也始取納既則明試以有言有功然後錫其言觀其志也功考其事也之車服以用之也今臣既聞其言請君考試其功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去声中軍卻溱佐之

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

為卿讓於欒路官反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

即教民而有教民二年即欲用之○愚圖霸之志按二年當在入國之次年未知尊君親上之義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

則苟且幸生用之必易致於逃亡出以示事君之義入國則務為民興利於是

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

之民皆安居樂業而懷生矣文公又欲用之未知不食其言之信未能宣民於見用之信也

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

二十五年伐原退一舍以示信民以貨物易資財者不許以求豐多

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

明定契券不二價也可用以取威定霸矣

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

唐錫周曰來春城濮一

戰是開書以來第一件

驚天動地事左氏千一

年前預作一觀如奇花

未放便見滿庭綠影明

月未來先見一天珠斗

令人遊目騁懷也

禮字乃通篇主腦亦為

剛而無禮者作對仗

未知少長 少長恭敬 貴賤之禮 之心未生

知禮未生其共平声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執主也秩爵位也新設主 爵位之官以辨羣臣之等 民皆知義信禮聽 上之命而不疑惑 用之以 為兵 明年 楚子

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

使中叔 又使子 去穀 玉去宋

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與楚戰于城 濮遂霸諸侯 是文公教化所致也○林註 由晉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按此篇只將晉文謀元帥及大蒐兩事遙對楚子使子玉治兵國老皆賀之事 兩下比較一邊子文舉子玉曰以靖國也看得極其容易一邊趙衰舉卻穀曰 亟聞其言矣說得何等鄭重終日而畢者國老即皆賀始入教民者三年猶未 知剛而無禮者不可以治民大蒐示禮者民聽而後用如此見輕則寡謀之必 至於僨事好謀知懼之必至於成功成敗利鈍之機其權適操於我豈盡闕天 授哉作者之意實主乎此故由今而追昔又由昔而迄今層層洗發筆筆推敲 預為城濮一戰開場雲裏帝城中春樹饒有無限光景

襄王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齊昭公 陳穆公卒子朔 元年 立是為共公

再舉晉侯者 曹衛兩來告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

杜曰界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侯欲 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

衛地名

及楚人戰于城濮音卜楚師敗績衛侯

踐土

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

里有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滎澤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此篇本敘城濮之戰而始於曹衛之伐終于踐土之盟以上德也能以德攻作首尾呼應起手至舟之僑為戎右止敘侵曹伐衛事為戰城濮作引末段自至于衛雍起敘享觀會盟事為戰城濮作結中間逐段分

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

衛侯出奔共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

踐土鄭地

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曹在衛國東故假道

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

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

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

將中軍為元帥者

節先軫也卻穀死故使代將中軍

司空季子

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

晉卻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

齊侯以穀成之迫故從晉求援

欽訖衛地

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孟衛侯請盟晉

欲服楚

衛國之人皆不欲服楚

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

逐其君以求解說于晉

衛地名

公子賈魯大夫魯欲與楚故成衛

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

魯見晉強楚弱故懼晉討子叢即遂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公子買

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

又詐謂楚人曰

子賈不終成事而歸故殺之

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

首段侵曹伐衛並提以下先敘伐衛次敘伐曹于衛則先透楚字一筆于曹則先透報施一筆早為中幅提頭其用筆審細如此

如字

信公下

三九

自工書是

疏有開合有抑揚處處寫晉臣極其出色寫楚臣極其庸愚將楚成之讓晉文之懼只作隨意點醒其行文段落雖參差不齊其間架故秩然也

欽孟

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

有欽孟聚

襄牛

秦置襄邑明初省縣并入睢州今屬河南歸德府

首段侵曹伐衛並提以下先敘伐衛次敘伐曹于衛則先透楚字一筆于曹則先透報施一筆早為中幅提頭其用筆審細如此

如字

信公下

三九

自工書是

衛出君以說晉魯殺臣以說晉二事對寫與下圍曹報施都為首尾兩德字作反映之筆

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

攻曹城門而曹人礫晉人之尸於城上 患搖動軍心故聽眾人之謀以順眾心也輿

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

眾也眾舍墓示晉師遂遷舍于曹人之墓側 兇兇恐懼聲

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

為其所得晉人之尸用棺斂之而出之干城外欲加禮于晉以免發塚之禍 晉師因曹人兇懼遂攻曹國之城

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言其舍賢才不用而無德而居位者何其多也 且責令乘軒者各獻其功狀令軍吏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

不用二字不惟遮蓋私意而又責得公道

左翼云以此與師名亦不正

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

言從亡之勞苦尚不圖謀 何有於報人之微施 施智反 燕以火燒也

顛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羈

為火所傷 使人責問其罪

氏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

且視其所傷之病 將待復命而後殺之 東縛其胷假作無傷以見使者○縛符約切○使去聲

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東胷見使者曰以

言以君之威靈 不以受傷而遂安寧也 距離超越也百猶屬也蓋超曲踊屈膝何上跳也

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

音舉 躍二去音曲踊三音勇

二人同罪而獨殺顛頤是失刑矣立舟之僑為戎右以為後來先歸見殺張本左氏特於此先提一筆以見晉文黜陟皆失當矣

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僑

文公以其傷不甚重而赦之

二字同罪而獨殺顛頤已偏矣徇周偏也俗作徇非

僑故號臣代魏華者

守門之官 ○般名般者 晉班

告楚圍之急

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

若舍而不救則必絕晉而服楚矣

若告楚而請退師楚必不許我

楚若不許我則勢在必戰

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

齊秦二國未肯助我

計將若何

舍我猶云把我放開

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而以賂求救于二國

藉賴二國請告楚退師

不言執衛君者一時成公已出也

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此文跟上一戰而霸來決意戰楚但可恨楚惠碍手耳前半以我欲戰矣句為眼目而下文能無戰乎既戰圖之反覆推敲必算得于戰一毫無失而後快後半以若楚惠何句為眼目而下文小惠大恥君惠故忘

楚皇二國之君見執而又分其田

必怒而不許齊秦之請也

使秦齊喜宋之賂而怒楚不許

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

之則二國必自與楚戰矣

文公悅先軫之策而從之

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

也 昇與

申邑在方城以內故曰入

所謂去穀成

昇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

所謂釋宋圍

楚子殺子玉莫與晉戰

出亡在外有十九年

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備嘗之則志慮堅

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依然饗公子時聲口其論晉侯入情天理無不透做一果字有自誇其

又反覆推敲必先得于惠一毫無妨而後快而微楚之惠不及此則上半于干犯口中先透一半于欒犯口中復帶一半于欒與戰兩項合來並行不背方得放心說箇其可用也真和盤托出矣

漸漸逼來只是去穀去宋以避之此楚子得算處使子玉敬從君命晉文不大失所望耶

知人之明意此時楚子胸中早已折服晉文矣

盡知之則識見明

獻公之子九人只文

而又除惠懷與

此乃天意也

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

豈人力可

兵書

凡軍事信得其當則舍之而歸去

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

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

伯勞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子玉不肯

非敢必

謂矣。子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

謂欲開塞為賈。謂其過三

分取其兵以給之

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

不幸而收遺國家蓋所

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謂今日之事。谷在明公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

按子玉兩語。卻說得極有禮。惜乎詞令不善。委宛不足以抑晉文固結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

文公晉君也。而只。子玉楚臣也。而反。當急擊之。而

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

大凡安定人

我不許楚

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

文章妙用全在多作開

合此篇則開合之至奇

極變者如齊秦未可則

一開宋人之界則一合

楚子入甲則一開伯勞

于城濮以為今而後可
以徑寫戰事矣忽然接
焉晉侯聽誦而疑則又
再再寫夢搏而懼則又
再然後跌落翻勃請戰
晉侯觀師着寔一合而
以敘戰終焉一路無數
呼聲層層起伏文章鉅
觀其是之謂乎

夫子以諱目重耳朱註
特舉此事為證今細讀
之大略有二總以欲戰
為主其始恐戰之無助
則以喜路怒頑之策激
齊秦而不虞楚子之去
也其既屈于宛春之三
施則以私許執使之策
激子玉而又碍于楚惠
之將為口實也於是終

以君退臣犯之策坐楚
以曲而可以唯我之欲
矣着着暗算盡情其餘
藏頭露尾真可枚舉非
左氏十分靈心妙腕亦
須描摹不出妙甚

按退舍報楚雖是踐言
究竟是一件過意不去
的事篇中處處用鋪針
泥刺不筆晉文到是有
心報施故聽輿誦則疑
夢監腦則懼神思恍惚
莫知所裁是以先軫子

新丁左傳

卷之六

四三

曲江書屋

而三國 我已無定 何以為 戰之本 楚終不 釋宋圍

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

是棄 晉本欲救宋而 則諸侯豈 定曹衛宋 則為三施

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

亡曹衛宋 則為三怨 此計較子 犯更毒 不如私許復

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

于楚以攜 離其黨 又執楚之使 然後再作計較

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拘囚也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

怒亦皆怒便 從晉師 退曹 楚師

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

言以晉君而避楚 且楚師戍宋日 何故畏 而退之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

用兵以理 直為壯盛 理曲則氣 豈以久 為老乎 文公過楚楚子享 之以送諸秦秦伯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

納之故子 犯云云 文公原與楚子言晉楚治兵于中原 若不退三舍是背 楚惠而食前言

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失言

以當楚人之 讎怨充當也 如此則是晉之 理曲楚之理直 壯如宿食充飽 而即老

以亢去声 其讎吾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

信公下

犯一味懲其私智而已其違逆君命與子玉等但無剛愎氣象耳出此觀之諱而不正非晉文之本衷實其自之罪也

揚子玉祇知背險欺敵為勝算全不慮于犯先軫諸人知出其上而又協恭和衷以眾人之材而敵一子玉如慕容垂所謂叫囊底智足以取之子玉焉得不敗

愚謂漢陽諸姬楚實蓋之此楚罪之所以不可追也夫亦思侵曹伐衛獨非姬姓乎人雖至思責人則明人雖至昏責己則恕誠哉是言也

設我退背而楚亦還師

則我固無責于楚矣

若我退舍而楚師仍不還

是君以理退臣而臣

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

反以無則師之曲禮犯君在彼矣

晉師如是遂退三舍

欲止不與晉戰

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

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

小子愁秦穆公之子

一夜為宿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鄆邱陵險阻名背險阻以示其有據也

秦小子愁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

患楚據險莫之敢撓

輿眾也晉侯恐眾師畏險故聽其誦歌

高平曰原每每美盛貌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

言有此美田可以除舊蕪而種新禾喻晉可以改舊模而立新功

疑眾謂已背舊從新

勉文公必戰

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

若能必可以得勝

猶有表裏內外山河可守

人亦不能害也

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言無如楚君享送之惠何

即樂枝

水北曰陽言漢水眾姬姓之國

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

皆為楚盡滅之

今徒思享送之小惠而忘滅同姓之大恥

不如與楚一戰以決勝負也

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

晉文公夢與楚子徒手相擊搏擊也

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

左翼云信口附會妙在無理妙在不通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

用豬腦消皮是也。言楚子噠。晉侯之腦則是我能柔之也。

卽子

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

軾車前橫木。馮猶依也。

得臣子玉名。

寓寄也。言亦寄目以與觀焉。

戲。君馮而觀之，得臣與寓曰：焉。晉

聞欲戰之命矣。

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

是以遲延不戰而退舍於此。

今遇汝大夫亦退避三舍。

况敢當楚君乎。

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

今不獲汝大夫止師之命。

大夫指鬬勃。

二三子指子玉子西。

戒整理也。

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敬慎重也。

詰朝明旦也。相見以決一戰。

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五萬二

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

去声。下同。千五百人。皮在背曰鞵，約其胸曰鞵腹。帶曰鞵，扞其足曰鞵，皆馬之飾也。

登升也。有莘故國名。

鞵鞵，晉侯登有莘之虛。

晉侯大蒐而教民以禮。故少者在前，長者在後。

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

伐木以益攻戰之兵器。

陳列軍士。

莘北卽城濮。

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

倍公下。

單五。

由江書屋。

左翼從來敘戰功有三：一曰載其謀，二曰詳其事，三曰狀其勢。至於兩陣相當，自壞下而外，從未有敘其如何戰者。益奇正變化多，不言之秘，而文人漫不知兵，以爲此不必詳處，一加詳便繁累。且近神官故，非第舉大要則唯寫其聲勢而已。嗚呼！一部十七史

將名將神機妙用埋沒無傳者，不知其幾。讀左氏文，亦可汗顏俯首也。

已。○提明晉車七百乘，楚師兵力已不敵矣。

有莘 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有莘城，驛山東兗州府曹縣有莘仲城，集其地接二縣界也。

按既將臨敵，又去觀師，何等慎重。總要一戰而霸，不待更舉念頭。子玉請與君之士戲，大約如赫門霸上真兒戲耳。那得不敗。宋范仲淹知延州大閱州兵，日夜訓習，量賊寡，使更出禦。

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

當敵也陳蔡二國之師從楚軍者

若敖子玉之宗族子玉為親兵六百人自衛以誇其強

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子

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去声下同

玉河曾曉此以一日治兵敵三年教民勝負先

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即嗣勃

自了了奚必戰

要滅晉言今日必申

此段正敘戰事蒙虎設

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以虎皮蒙馬身使敵人馬望之驚懼

施曳柴是一類橫擊夾

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偽建二旗而退使楚望之若大將却退起塵詐作眾奔狀

攻是一類前奇後偶用

三層寫出卻亦三點楚師夾彼其中事則震耳

使兵車拖柴掠地

駭目文則錦簇花團左

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公族公所率之親兵橫中

氏敘戰已得數篇自此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

真却真奔故馳而追之

晉師不敘齊秦楚師不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

敘東西皆作者故為此

攻擊楚師之追逐者為兩截使首尾不能相顧

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故不

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以不馳晉師未受擊故大奔

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還師而歸

館舍也穀楚軍糧也楚師奔晉師得楚之軍糧館而食之三日

衡雍

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五里有衡離城即衡雍也

地名

襄王聞晉侯戰勝目往勞之故

城濮之前三月

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去声役之三月鄭伯子八氏名九者

如楚致其師為去声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

如楚致其師為去声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

一路散散而來却用閒筆兩兩照應聯絡如前

寫分曹之謀而曰公說云云後寫私復之謀而

僖公下

四六

曲江書屋

曰公說云云前寫使伯
來請戰于楚後寫使鬪
勃請戰于晉前寫與人之
之謀後寫與人之誦前
寫曹衛之師而來寫子
叢成衛後寫城濮之戰
而來寫鄭伯致師皆纒
帶成趣無此即枯直無
致矣

城濮之戰寫得極其奇
妙然不過數行而止文
卻於未戰之前作無數
翻騰既戰之後作無數
鋪襯節節誇張遙遙與
出亡本末一篇照耀生
色大為十九年艱苦備
嘗人吐氣昔人云左傳
出自晉人于筆故寫晉
事特詳理或然耳

此文敘事以戰于城濮
為主侵曹伐衛其始事
也盟踐土其結案也經
書錯出傳聯為一來踪
去跡歷歷分明

左翼救齊宋報施救患
也侵曹伐衛以勝楚取
成也王親往勞享醴命
宥策命為侯伯則定霸
天齊侯一匡九合天子
僅于葵邱賜胙晉文一
戰城濮而遠膺此殊榮
異數主盟中夏垂百餘
年齊秦帖服荆楚不敢
蕪陵基業實始於此結
束揚厲鋪張寫得如此

求與晉
請和

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

駟介四馬被甲
百乘四百匹也

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

醴旨 又命助晉侯束帛
酒也 以將厚意宥助也

西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王之
大夫 以策書命晉
侯為侯伯

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

乘其服驚冕
○驚音懼

戎輅戎車也兵車
所乘其服章弁

以朱飾

諸侯賜弓矢

儀也弓矢也
然後車征伐

音路 之服戎輅之服彤弓彤矢百旅

和鼎
黍也

鬯香酒所
以降神

酋中尊
器也

周禮虎賁氏以虎士八百人
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

弓矢千秬上聲 鬯勅亮 一酋音酉 虎賁音奔 三百人

此策命辭也
叔父稱晉文

使之敬事
天子之命

以安四方
諸侯之國

其有惡於王
者糾而遠之

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惕

三辭天子之
命然後拜命

文公策自
呼名而再拜

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

言天子以策命賜臣臣敢不奉承
天子不大顯明之美命而宣揚之

受其策 禮未受命則三辭已
書以出 受命則三觀出入

奉切 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

炳炳麟麟是春秋極大
關要事不得冷淡着筆
致全體不相稱也

以衛事始以衛事終以
歛孟之盟始以踐土之
盟終亦首尾相顧處

二觀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
元咺衛 奉使攝君事 受晉侯踐 以王子虎為盟 主者尊王人也

元咺切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
元咺衛 奉使攝君事 叔武衛侯弟 土之盟 為要約 言諸侯皆當 不得私 相侵害

侯于王庭要音腰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有敢變今 則明神 誅殛之 使之隕隊其眾謂失 無有能福 其民也○隊音墜 其國者

有渝音俞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
及其立孫無問老 幼皆受變盟之禍 謂踐土之盟 合於義信

綱目前編曰晉文之霸
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
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
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
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
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
為精又曰德義利之本
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
恩必有怨救宋固報施
也至於分曹困衛報怨
亦已甚矣稱舍於墓一
諺分曹界宋一諺私許

謂城濮之役能以文
德教民而後用之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王或菴曰齊桓既沒楚勢益橫若無晉文天下皆為楚矣而晉文所以取威定
霸者全在城濮一戰有此一戰而後中夏之勢稍振而後荆蠻之勢稍衰自此
晉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雖南北相持而楚終不能得志及晉之衰而楚亦弱
則一戰之功所關豈少哉故作者以全力為之序得 晉文凜凜生氣猶存

呂氏大圭曰召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敗楚師不已蓋
桓公所為將以服強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強楚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
異其為有功則一也然召陵之師規模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
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
舍避之示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諺豈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
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丘之
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溫兩致大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
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略盡皆在一年之內是齊桓猶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則太
誦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

復曹衛一諺執宛春又
一諺退師曳柴又一諺
晉文公諺而不正於此
一役見之在軍則役願
頡頏師入則殺舟之
僑此軍法所以神戰所
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
霸業於是乎備見之矣

末二句一句結盟語一
句結通篇卻用帝上搭
下之筆借作雙收與起
處侵曹伐衛中聞晉臣
當陳蔡子玉將中軍同
一筆看蓋又一章法

此篇傳殺得臣事作兩

八年

楚殺其大夫得臣

弁皮弁也纓所以結於領下而垂者以瓊玉為之飾也

未戰城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

子玉夢河神告云以子之瓊弁玉纓與我

孟諸宋賁澤名也水草之交曰康神意謂我能賜汝地利助汝戰勝

子玉不肯以致之

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

大心子玉之子孫伯也子西子玉之族屬宜申也子玉剛復故二人使榮黃諫之

榮季即榮黃

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

苟一死而有忠臣義士尚且肯為

况此瓊玉一物何足愛乎

以達人觀之如糞土賤物

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

孟諸

今歸德府治東北有孟諸澤○虞通作涓

正面罪子玉作意卻刺

從神所欲得其陰助而可得戰勝

又何必愛此微物而不與焉

榮黃出告大心子西

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一子曰非

非神能害令尹

今令尹吝惜瓊玉不為民禱戰是無勤民之心

實自取禍敗也

及既敗于城濮

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

王使人謂子玉曰

言汝今戰敗而歸

申息本二國楚滅之以為縣也其子弟皆從子玉戰死言汝將何面目以

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見其父老乎

一子答王使曰子玉將欲自殺

我二臣實阻止之

汝當入歸於國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

以就君之刑戮切勿徒自殺也

子玉反至連穀而楚王無赦命故遂自殺

晉文聞子玉自殺

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

胡傳夫得臣信有罪矣

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不敵而少與之

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

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

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

傳公下 早九 由江書局

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
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
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
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
矣

可知者喜見
於顏色也

無有毒害我者矣秦伯不殺孟明
為呂臣叔伯也
代子玉為令尹

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

但能奉已
無過而已

不能有
傳言此以明楚之所以不能報晉者不
志勤民
應殺子玉而用呂臣又無能為者焉

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二十八年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

出奔晉

言元咺已立
叔武為君矣

元咺之子名角
者從公在外

此篇為衛君臣始終不
協為訟晉執歸張本以
元咺為主宛濮之盟原
只要調停一元咺元咺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

安則叔武安而國人
待言耳而不虞又重之
以前驅之殺也適授之
以口實矣兩使殺之特
特激射見雖殺歎犬而
殺子之怨未之肯忘甯
子不得而與之也辜負
一片苦心亦辜負一片
妙文

去声 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夷叔即叔武夷其
諡也入守守國也

去声 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

去声 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

宛濮。陳畱長垣縣
有宛亭近濮
水濮水在今大名
府開州界

其盟 天降禍于
我衛君
甯武子名
俞衛大夫
衛侯欲與楚國人
不致故此不和協
以致有出衛侯
于襄牛之憂

按盟語先提明兩層乃
是本來實事表衛侯出
亡苦楚後又申說兩層
卻是安慰眾心為衛侯
復國依靠辭旨哀迫真
可感風雷而泣鬼神甯

今者上天悔禍而必
誘掖衛人之心
使舉國之人皆下降
其心以相順從也
設使衛
臣無居

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於國 則社稷無
內者 人保守

設使衛臣無有
從君在外者

則牧牛圍馬
無人扞禦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

心之忠於此可見原其苦心孤詣維持調護非鍼莊士榮之所能及者謂其忠而免之亦是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君子修之吉誰曰不然

聞盟不貳句轉換最作然得上文是跌得下文起也左氏極於此等處着精神

左翼晉人既復衛侯又與國人盟矣胡為必先期而入猶未釋然於叔

武元頃風馳電掃使之措手不及由公羊言之成為忌殺由左氏言之成亦非誤殺蓋成公內忌信讓而殺元角必不能不殺叔武所以授意於前驅而又殺之以自解說為人所作何事而敢望生乎兩公使殺之恰好宛對不必訴元頃者之即為歛犬也

今居者行者猶用昭告于神有不協之故明而乞為盟誓

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

以誘掖衛人中心之天理

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

居於國者無以不從君出而恐得罪有敢變此盟誓而生惡念以相及也者

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

司盟之明神與衛之先君而後衛之臣民俟衛衛侯本約侯歸國而皆無二心期歸國乃

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

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

先一日甯子本在衛侯之前行先入以安喻國人時為衛守門公使衛者

因逗引其駕而與之共乘入國不料衛侯先期入

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歛犬華伸前驅

沐洗忽聞衛侯駕不及束之以手捉髮走出迎衛侯蓋喜之至也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

射殺叔武公始知叔武無篡立之罪公以股枕叔武之尸而哭之

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

那得不殺奔晉以愬成公射殺叔武

之歛犬走出公使殺之元頃出奔晉

二十八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

陳共公稱子以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

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秦與中國晉實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及非褒貶也會始此 召王

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

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

河陽王申公朝于王所

討衛許二國從楚不服晉也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

不敢朝周以溫差近京師諷王出狩而以諸侯朝于王所因盡羣臣之禮○按自嫌強大四字殊甚牽強

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

河陽

今屬河南懷慶府孟縣

召王本重使狩故特用重筆而諸侯見只用輕筆帶之解經亦用一輕一重之筆兩且字相配也

先述天子之言後推夫子之意經是創筆解經亦用創格此等處故須鄭重出之

左翼淫於原獸人君所戒有德必不為此故云明德此着眼狩字言不但狩河陽不可並狩亦所不宜而晉文使王王委曲從之君臣俱失矣舊註謂隱其名君之闕云云迂曲不可從

此事不可以為訓告

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

地言書狩者既隱其名君之罪且公魯僖王所即于也明其尊君之德也○此註大謬公也 河陽地

也且明德也王申公朝于王所

按五霸可節取者僅藉尊王一事以蓋百愆故曰假之也今乃不率諸侯以朝王而召王以諸侯見其強悍故不待言矣而又欲自文其罪且使王狩王既應其召又聽其使周室之微可深悼哉晉文之虐尚何解乎此亦春秋僅見之事也故夫子以不可以訓而書狩于河陽非為晉解為王諱也為王諱者何狩非其地由主德之不明也貶王正所以罪晉也故左氏實下斷語深得聖人旨意玩兩且字甚有斟酌細味自見是非胡傳杜註未免展轉支離惟周聘侯左翼辨正最確愚因其說而折衷之非敢妄抒臆見也

胡傳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辭也其稱復者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辭也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

二十八年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

晉復歸于衛

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

武子甯

元咺不當與其君對坐爭訟故使鍼莊子對坐又使衛之輔臣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

武子及其獄官士榮以質正之猶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也

斷足曰別

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

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

置諸深室而幽囚之

職躬親也囊衣囊有底曰囊館厚粥也以君在幽室故親以衣食為己職也

師寅諸深室甯子職納囊餽焉元

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愚按衛成聽讒即殺元角又先期入國而殺叔武以甯子苦心周旋方圖靖國乃不之信一味盜言孔甘固結而莫可破衛成之無道晉侯盡可廢之以戒殘忍豈止執而已乎夫亦思叔武受盟晉文感其賢而後使成公復國於時武欲要晉立便立矣咺欲復子仇便復矣乃一不廢命奉夷叔人守一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兩人之忠誠可告天地祖宗而無慚矣奈何反有歸罪咺不應訟晉不應執者何哉假合咺之訟即在殺其子之時罪故不容追矣無何賴賢弟而得以歸國市入門而即戕害之如此暴虐之行舉國之人盡叛之可也奚罪元咺一訟哉左翼謂咺挾伯主之威易置其君毫無顧忌然則南巢牧野之師誅無道君者亦毫無顧忌歟乃春秋不見貶辭左氏訖無斷語而後人直憑一己之私臆抒聖賢之公論誠不知其所說之當否也

三月為晉侯所執今方歸

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子執衛侯歸元頃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

二十八年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楚敗而陳蔡皆服晉許仍從楚故圍之

文公有疾

豎小臣名侯孺者○孺乃侯切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

以貨賂晉大史之掌卜筮者

使筮史卜晉侯之疾以滅曹為解說

此下皆筮史為曹解說之辭

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

振鐸曹始封之君文王之子

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也

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

使曰以曹為解此在侯孺分中敘筮史大旨下文即代筮史作面見晉侯語以敘事遞下之筆作議論提頭之筆此為奇絕耳

按左繡謂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譬如腦後一針鼻贅不應手而脫乎

非盟主之禮也

私許復曹衛

今已復衛侯而曹但至今不復

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

非出令之信也

曹衛皆有不禮晉侯之罪今乃復衛而不復曹

非罰罪之刑也

兄弟之義必須禮意淡洽以行之

既有兄弟之禮必以誠實

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

之信以守之

無禮無信則謂之邪然後用刑以正之

三者所係如此今皆舍棄之

而君又有疾將何以處之

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

文公聞言而喜

乃復曹伯以歸國

而使會諸侯圍許

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愚謂解曹還是齊桓公為會兩句一提打動文公自思自忖便有兩伯相形文公必不讓人獨美此頂心一針也如此然後將晉曹一形衛曹又一形禮信刑又一結逼得晉文滿腔技癢必要有過齊桓無不及之而後快那得不說又按左翼謂以曹為解因事盡規非必沾沾從疾上索解也愚謂到底仍須歸到疾上方與解字回顧若云晉文英主不為無稽之言所動此等正經而談實合假仁意氣豈曰無稽乎

襄王二十九年 陳共公元年

附錄左傳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誼介葛盧能識牛聲曰是牛已生三犧皆為犧而用之祭宗廟矣問之牧人果然介東夷國也葛盧其君名

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年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

鄭歸于衛

晉侯使醫衍以善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

○報不禮於我之恨何至慘毒若此

左翼其不死也以賂其釋也以賂其復國也以賂用之輒效舉天下一毫之事非賂無以行之衛成爲此固不足道獨惜晉文一戰而霸許復曹衛而皆出於賂復曹伯賂猶在人釋衛侯賂竟在己將所謂信刑者果安在哉○衛侯以賂而得不死周歆以得賂而死首尾關照亦覺有情

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

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

周歆治廬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

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

治既服將命周歆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

厘辭卿

見周欵 死而懼

胡傳晉人秦人者貶辭也晉文以私憤動民動眾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怨連兵自此始矣

三十

晉人秦人圍鄭

文公出亡過鄭 鄭文公不禮焉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

雖受晉盟猶有貳心於楚

鄭地 汜南亦鄭地杜註以為東汜口愚按 既曰汜南則應是襄王所處之地

函陵

二地俱屬河南

開封府汜地有東汜南汜二處東汜在滎陽中牟縣南南汜在襄城縣南

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伏之

佚之狐 鄭友夫

晉秦合圍 鄭國危矣

燭之武亦鄭大夫言若使之出而以言說秦君

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

武語且謙且憤公語一謝一激文勢應有此一番開宕在前

焦瑕

杜註晉河內五城之二邑

今在陝州南二里與桃林塞相近

此是第一篇反間文字凡用間必得間而後入起首一行寫得圍鄭與秦全無干涉便伏一篇立說之根又用間不外利害兩端而極言如此之利不如極言如彼之害篇中說利只一層說害卻用三層是也用間不可說成爲亡之學須借箸而陳居然忠愛篇

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

今年

豈復能有為哉蓋怨鄭伯不早用之也

從佚之狐之言 燭之武辭 不肯出 言我方年 壯之時 尚且無才 可以及人

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

今見圍事急 而後求於子

是我不用子之過 也亦宜子之不行 然子不行 則鄭必亡

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

鄭既亡則子之宗族 家室亦不免同受害

燭之武聞鄭伯之 言許出見秦君 城而下不令晉覺

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

今我鄭自知 不免滅亡矣

若鄭國亡而 有利益於秦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

中凡九提君字寫得句
句是為秦謀不為己謀
吾舌尚存雖隋陸復生
何以易此

敢煩勞秦之執事
與晉圍鄭亦可也

鄭在東秦在西晉居其間相隔甚遠
君亦知其
若得鄭以與秦為邊邑而隔越於晉
難保守也

大旨只極言亡鄭之無
益開口提明一句以下
分作兩半讀先申言亡
鄭之無益又翻轉來極
言舍鄭之無害再抉進
一層先言晉善背秦再
言晉並關秦都是一層
緊一層前半亡鄭以陪
鄰後半關秦以利晉兩
兩相對一反一復寫得
不惟無益竟大有損直
截痛快卻步步用一頓
一跌以挑撥之筆舌之
妙真為國策開山然國
策有其圓警無其簡潔

何必亡鄭以
陪益晉國哉

是晉之地土
而君之地土
反見其薄削
今秦君若
舍鄭不滅

而留為東方
設秦之行使有往來於鄭者○泊宅編李理義通
行道之主人
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理亦治也
尚資糧有
時乏關困

鄭以為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共
其乏

既許
賂秦

以焦瑕
惠公朝濟河復國而夕即設版築城保守○按濟
二邑
字當作事成看朝夕二字不過極形其背賂之速

困君亦無所害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

既許
賂秦

不亡鄭陪鄰猶未必能
關秦既兼併鄭國氣欲
愈大不至關秦不止卻
不說到自己身上截然
便住妙甚

無所厭足
既滅鄭以關
其東方之封

將又欲大其西方之
封疆也秦在晉之西

雋逸也

不亡鄭陪鄰猶未必能
關秦既兼併鄭國氣欲
愈大不至關秦不止卻
不說到自己身上截然
便住妙甚

何厭之有
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

事勢利害如此
唯君其圖謀之

無厭分看雖是四層究
之止目前無益將來有
損兩層而已曲折如干
巖萬壑目不給賞轉摺
動盪更有免起鶴落少
縱則逝之勢

不關秦將焉取之
關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三人皆秦大夫秦穆
公命之為鄭戍守

按秦穆聞燭之武幾番
無益有損的話別醒便
馳心戍守而歸非衛鄭
也身性不應與晉共
晉即滅鄭而培分其地
真正無益不如暫做人

秦伯說與鄭人盟
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

微無也言我非秦伯
之力不得入為晉君

乃還子犯請擊之
公曰不可微夫人之

秦師請以師追擊秦伯
乃歸○子犯好沒良心

秦不同心而誤
與之共伐鄭

力不及此
因人之力而做之不仁失其所

因人得國而
反做壞其人

信公下
五十七

且退一着待晉侯旋歸而我有人在此探定消息從復再來一股鯨吞豈不甚妙觀後來杞子以掌北門之管告秦伯秦即潛師襲鄭可知此番使戍而歸的是悔與晉共圍也

與不知去聲

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

秦晉和整而來今乃自相攻擊易之以亂

亦釋圍而歸

之

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者也

魯未嘗朝王不過因會盟朝王所而已而襄王乃使冢宰來聘陵遲甚矣魯如是始使襄仲如京師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周公名闋

僖公為昌歆喜蒲殖也

白熬稻也黑熬黍也形鹽鹽形象虎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在感反白黑形

辭不言惟國受享君者

有文德之昭著

有威武之可畏

如此然後有備物之享

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

典雅精潔而氣韻亦極生動短文之聖者三層轉折只用三虛字括之簡何如也

按文德具於內者故曰有備物以象之武功見於外者故曰薦羞形以獻之分應文昭武畏兩句杜以嘉穀屬文虎形屬武非是

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

所以獻其武功之可畏

吾非國君無文德武功何以當此饗禮也○天子三公來聘共主君待之當尊於國君但周公自謙不肯自比於國君爾

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所以象其文德之昭著

謂昌歆之類

謂白黑也

謂形鹽也

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一年

傳例曰啟蟄而郊啟蟄今之驚蟄也郊以祭天燠龜曰卜范氏曰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夏四月今四月之二月也

四次卜郊祀而皆不從不從不許也

因不郊乃免牲免縱也牲牛也

不郊免牲皆為非禮而猶行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

兩非禮也雙起下以禮

字總提而分兩層洗發

并乃字猶字虛神都見

視公穀解經差為隱秀

兩意前重後輕故用筆

亦前詳後略未數語最

帶得簡雋有致

望祀于亦非禮

山川之所宜

郊祀常禮必以其時不當卜也

但當卜其牲之可否與日之吉凶

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

既得吉日則

蓋卜牛在卜日之前今經曰免牲則是既

是怠玩古典一郊大

卜日日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

望細

今大禮既不行則故也小禮亦可止矣

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魯郊九龜違者

者四非時大不敬

者一其餘皆不書

○僖三十一年四

小郊○宣三年正

月牛傷乃不郊○

成七年正月牛傷

不郊十年四月五

小郊十七年九月

辛丑用郊○襄七

年四月三卜郊十

一年四月四卜郊

○定十五年正月

牛傷五月辛卯郊

○哀元年正月牛

傷四月辛巳郊

公羊曰易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穀梁曰夏四月非時也四卜非禮也○公羊曰易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公羊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有能潤千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胡傳引揚子有云夫子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胡傳曰其言三望者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小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

隆故河海雖不在封內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杜註諸侯不得郊天魯以諸侯得用天子禮樂故郊惟魯常祀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林註諸侯之有郊禘東周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猶未率以為常僖公始作頌以誇其盛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以示譏又云左氏以不郊免牲為非禮其說未為得正○愚謂魯行郊禘故為僭禮然自成王魯公授受以迄於今習為魯之舊典禮也史亦率為常而不書於策其必書者於常禮或有闕失也聖人修春秋亦因舊史刪復考訂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而已非敢別為新例改易舊典也今胡氏林氏皆曰經書郊望以示譏是較公羊解經之誤為尤甚其如先王先公何天子不嘗曰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及其身又曰禘自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若云示譏胡不曰吾不欲觀禘祭矣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奈何以邪曲詭異之說而妄擬至聖之衷曲哉惟左氏釋經只着意於四卜字乃字猶字上發揮大義最為得體讀者須玩其逐層透寫筆簡而意該理明而辭達實為羽翼聖經之功臣如必執僭禮之說以論經便侮聖言矣

鄭文公卒于蘭 晉文公卒于驩 晉楚自是年立是為穆公 立是為襄公 始通使命

襄王二

十四年 三十一年

禧公下

五十九

蹇叔諫秦伯襲鄭

紀輦反

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廟在故殯焉禮諸侯五日而殯公以己卯卒明日即殯以曲沃遠故早行○窆彼驗反葬時下棺之名殯則攢置于西序亦是下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

棺于地○絳晉國都柩內有聲如牛响○响呼口反

下偃聞秦密謀因柩有聲以勵眾心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

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

秦居西方言必有西師經過而侵軼於我同姓我若邀而擊之

捷勝三十年秦伯使杞子戍鄭也

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

掌司北門之管筭○齋與鑰同

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甘肅北門之管若

此篇為戰殺起本極寫蹇叔先見之明起手卻寫一先見之卜偃作引蓋昭定諫師哭師兩番文字以伏筆為提筆也其誰不知暗應將有西師禦師于穀明應擊之大捷于事則各不照會干文則彼此回環于格則一頭兩脚頗似按壁篇法也

按卜偃歷獻惠懷文四朝想亦中壽矣識見與蹇叔兩人旗鼓相當乃

若密遣師而來我為內應

可滅鄭也

蹇叔秦大夫穆公以杞子所言而訪問之

○蹇紀輦反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勞苦兵師以取遠方土地

我從未聞有此事也

師既遠勞遠方之君必力必竭盡知而為之備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

此事決不可行

今秦師所密圖之事

鄭國必知之而為之備

倘鄭有備

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

則秦師徒勞而無所得

反致招悖亂之事逆於心此暗中虛透晉一句

且秦至鄭沿途擾攘誰國不知豈特鄭國此暗中實透晉一句

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

辭不受其言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人使為帥

按一召即出師便見秦伯先已輕則寡謀而於受命受服之禮概不行矣

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

卜偃指揮而晉人皆從蹇叔哭諫而秦君弗悟詩有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依于胡底其蹇叔哭師之謂乎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其卜偃請擊之謂乎不我能悟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其晉人之報秦穆之謂乎

中壽

莊子人生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子以中壽為七十孔疏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

總是潛師得國鬼胎在腹

呼孟明而告之

哀秦兵必敗而不得還國

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

穆公怒其哭師而使人責之曰

言爾老邁有何知識

半已中壽矣爾若早死墓上之木其大如拱可伐其

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

木以益其兵器兩手相合曰拱

其子亦從秦師伐鄭

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

言秦師過晉晉必禦秦師而邀擊於殺地殺即今函谷關其地險阻

大阜曰陵

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

夏后皋桀之祖也葬於南陵

此地有二殺之間南谷中谷深委函兩山相欹故可避風雨何休云其處險隘一人可要萬○欽許金山勢聳立貌

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

正阜

音避

末句不惟結出師東門直與將有西師相應遂字乃明議晉知秦謀而秦不知晉謀也首尾照應精細至此

雨也必死是聞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按秦伯前聞燭之武亡鄭無益之言關秦利晉之論遂悅而盟盟且戍以為衛鄭示德也而不知實留意以觀釁奈何於晉文甫卒而即欲長驅遠馭肆所欲為者何哉豈謂鄭亡而晉必從之歟是滅鄭乃關晉之漸也前後事若出兩人手不意死諸葛走生仲達於此先特出奇

晉襄公鄭穆公元年

襄王二十三年十五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師伐鄭經過王城之北門

兵車大將居中御者在左秦無大將故御者居中不下但左右免胄而下車也免兜鍪也○兜當侯切登音謀

秦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

僖公下

六十一曲工書室

此篇傳秦人入滑事然不重入滑只重鄭必知之見蹇叔之言信也弦高段是外謀已洩皇武子段是內謀已空鄭不可冀只得滅滑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一一收應然此亦非正文只要遞

到戰設作歸結故起處
從王孫觀師引入入險
必敗上照二陵下照因
帥明指晉人而曰過周
及滑偏不一字及晉起
乘則正在興頭滅滑則
頗稱得手卻不知墨襄
姜戎已徐起而議其後
也走一篇結上生下文

車正行之時下車者乃 周之王孫名滿 出觀
超上而乘之以示其勇 者其年尚幼 秦師
二百乘 俱去 王孫滿尚幼 觀之言於王曰秦
超乘而上其氣輕狂過天子之門 必致 氣既輕則必 不知禮則待
不解甲束兵而但免胄是不知禮 敗亡 躁進而少謀 敵必然疏脫
師輕 去声 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兵戰乃危 險之事 秦師至鄭
之滑邑

論文分三段以中段為
主首段作引末段作結
愚按中段兩半以前半
為主後半為輔退師全
賴十二牛一犒至武子
命取麋鹿只作餘波矣
若論事則又後為經而
前為緯杞子不掌北門
之管孟明焉出東門之
師此文與事實主述見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
鄭之商人姓 將買賣 遇秦師 以己所而於周之物矯鄭伯
弦名高者 於周京 于滑地 之命以犒秦師使秦知鄭有
商人弦高將而於周遇之以乘 去声 韋先 去声 牛
備也韋熟皮也乘四數也韋輕物牛重物 吾子指孟明等言我鄭君 步僧
古者將獻遺於人必先輕後重故曰先牛 聞汝將帥師而親臨於鄭 行也
十一犒 苦報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

之妙用也然總論其事
則王孫數語括盡萬千
矣一犒而即還一辭而
即奔非輕則寡謀乎訪
蹇叔而反讓敗于殺而
始吳非無禮則脫乎故
首段雖為文引實為事
綱讀者豈可忽諸

敢犒汝從者以此不腆之微物不腆不厚也指十二 言我鄭久為從者
牛諸本皆以敢犒從者為句不腆敝邑為句亦可 預備此番之淹留
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 去声 從者之淹
若從者肯任一日則鄭具有芻 若即欲徑行則鄭備有兵役
米薪菜以供從者一日之屯積 車械以為從者一夕之護送

前半妙於安頓後半妙
于打發前妙于熱後妙
于冷前妙于說破後妙
于不說破含譏帶刺令
人無言可答無地自容
此種倚妙國策全未到
也

遠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
師之來而 遂使大夫皇武子致辭於成客因而啓其歸意○諸 曰汝大夫意
為內應 本皆作辭謝其戍守之勞而欲其歸似不近人情 謂淹留我鄭
秣 音末 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
日 唯是慮我鄭供給資食竭盡矣○諸本皆作明言供給 以是汝乃束載
久 已竭此語欠婉乾肉曰脯貨財曰資生腥曰餼羊豕曰牽 厲秣將欲棄鄭

論兩兩開說當以孟明
語連犒師後因中間遠
告一氣遞下而先以杞
子奔齊結過後段而倒
以孟明還師遙結前段

便令犒師辭成兩文併在一處一奔一還兩事併在一處裁剪片段之法又可窺見一斑矣

左翼云三帥與三戌消息本通此卻隔絕一毫影響不知鄭君與鄭商牛馬不及此卻關通百般機智俱到觀王孫滿入險必敗之言則蹇叔禦師于彼非過論也觀孟明有備難冀之言則蹇叔其誰不知非浪語也此篇雖為前後文過映而脈絡呼吸字字周通章法自成段落

歸秦 然行裝既束勢不可留但沿途食用亦必有資也 今我鄭之原圃所畜禽獸亦猶汝秦之具圃也

吾子現 有弓矢

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

聽汝自往原圃取其麋鹿為一路行資使 子意以 杞子三人聞言知謀 為何如 洩不行遂各自逃奔

取其麋鹿以閒 音閑 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

孟明見鄭人犒師遂知 有備雖入鄭亦無濟 不可冀望襲 取其國也

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

攻而伐之則 環而圍之則兵少 道遠而援兵難繼 師既出不可空返 遂滅滑而即還

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三年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 公羊敗秦于殺無師字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也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殲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殲而主乎戰也○杜註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預之諸戎騎之不同陳故曰及○林註晉秦七十二年之爭始於殺而終于十三國之伐○犒居綺反

殺

原軫即 先軫也 言秦穆公違 聽蹇叔之諫 而貪於得鄭 以勞瘁其民 此乃天與我以 勝秦之機會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

天意不 敵國不 可失也 可縱也 敵入境而縱去 遠天意 必生侵陵之患 而不順

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

此又是一首過映文字 一面正敘殺師收應上 與師滅滑兩篇文字一 面勤敘三帥用動下遂 霸西戎數篇文字篇中 上半以敗秦于殺為前 文結穴下半以請帥追 師為後文提頭未段秦

平可謂死君乎孤之罪也孤之過也首尾各用雙調相應似此結構安得有肥瘠不類之譏乎

此為可襄公從其請乎否乎而釋秦三帥

朝襄先軫問襄公所公也囚秦三帥何在

言我輩武夫盡力僅能拓朝三

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

襄公言文贏請三帥歸秦而縱之矣

公縱之故先軫怒之

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

帥於原野之閒乃聽婦人卒暫之言而遽免三帥於國內

噎毀晉國之軍實

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

而崇長秦人之寇讎如此則晉之已不久矣

不顧君臣之分而唾罵襄公也

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

父追還三帥已登舟渡海矣

處父乃解其所乘左驂之馬

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册中矣釋左驂

許稱襄公之命以贈孟明孟明知其許遂不復還但欲使之受駮因而執之也於舟中稽首拜命以答之

言謝晉君之惠

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

不殺我藥囚之臣取其血以塗鼓

使我得歸於秦以就君之刑戮

而感荷君恩我身雖死而此恩不朽腐也

若賴晉君之惠而使得免於戮

三年之後必來謝晉君之

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

賜言將報秦師既敗穆公乃素服以待於郊次

向秦兵而哭稱孤以自責損

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

言我實違秦叔之諫致汝二三子以囚辱於晉謂三帥也

此皆我之罪戾不廢孟明之師而用之以取敗

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

左翼云違蹇叔所以致敗原軫罪秦以此穆公悔過亦以此首尾兩見

正宜着眼不以一肯掩大德尤屬仁人之言後

按孟明素知穆公仁慈性成必不致於就戮故

大膽出此海誓山盟話頭其決志報晉之心亦

臥薪嘗胆矣秦晉交兵始此遂霸西戎亦始此

原軫老成深謀早已慮到晉文聞子玉之死也

曰莫余毒也已亦是此想

新丁

卷之六

僖公下

六十五

由工書

卷之六

世用人忽而加諸膝忽而墜諸淵其能收後效也乎

此又我之過失也

言非三帥之罪

嘗過也言三帥雖有一敗之過而我亦不以掩其終

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

身之善也

大德

愚按綱目書秦復使百里視為政以其有主德也殺之役秦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故孔子刪書而終錄秦誓一篇其悔過深切之意亦取于王者其庶幾宜乎繼周而有天下也或有謂晉文初喪秦穆即肆憑陵襲滅滑志吞中國不加以懲創則山東諸侯皆有不能安枕之患得此一戰而秦之詐力不得逞雖霸西戎而東征無聞焉其功烈不亞城濮嗚呼是以一眚而掩大德也即秦穆之生平而論兩救晉饑仁也卒歸晉惠信也能納晉文勇也讓晉勤王義也且聞楚滅江降服出次禮也有此五德列於五霸誰復有出其右者矧其致力於晉也尤難指數哉奈何以衰絰即戎而伐之施未報而死其君變枝非篤論歟春秋變子書人以示貶也公穀實谷經旨即墨以葬文公左氏指行事以正褒貶之大義也三傳會有同心千古為定論讀者確須守此

箕

大谷陽邑縣南有三年箕城在今山

晉人敗狄于箕

因晉喪也

箕晉地名

晉襄公與狄戰於箕而敗之

卻缺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

之子白狄子爵狄別種也其君為卻缺所獲

與狄戰于箕時先軫言曰

謂唾囊公也

而君不討我罪而刑

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

殺之自討其罪乎

先軫乃去其兜蓋

驅入狄兵之內力戰而死

狄人以先軫之首歸于晉

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

其面尤如生人言其異也

白季即司空季子也為文公出使他國

行過晉之冀邑

其元面如生。初。白季使過。冀。見冀

新丁左傳九讀

卷之六

僖公下

六六

由工書

此是兩人合傳體而意有賓主故敘有詳略蓋

平中寓側也起處寫冀缺獲狄只輕點一筆而

重敘先軫免胄死狄歸元如生似軫主而缺賓

也讀至中段乃重敘冀缺本末則軫賓而缺主

瞭然矣未段看他先安頓賓筆後結筆主筆平

平敘置中軒輊分明字字有法尤妙在賓主對敘中偏夾入一主中之

賓以隔斷之而又明以再命作一色敘法使人如入九巖莫辨誰為賓主奇甚變甚

冀 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有冀亭水經注云曰季見卻缺處今名如賓鄉是

因敗狄賞功只重首尾兩段中間插入舊事乃補敘法以缺為主而遲志映能敬自討映取節兩兩有情是合傳正法

時在田中耘苗 卻缺之妻往饋之食

缺耨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

而使 言人恭敬者必能收斂 今卻缺能敬必能聚其德矣 有德者可用之以治民也

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

使文公用 出門而敬 執事而敬 如見大賓 如祭大神

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主一如此是為 仁之準則也 二十四年冀芮欲焚公宮而弑文公 其父有罪可用子乎

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

治其罪而殛 死於禹山 蘇有聖子是為大禹能 管仲從子糾伐齊射中桓 治洪水舜復舉而用之 公帶鉤是桓公之仇讎也

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

桓公能用管仲 康誥周書所引 與尚書不同 ○祇旨而切敬也

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

四者各以其法以正其罪不以父 罪而及其子弟罪而及其兄也 詩邶風谷風篇言采葑采菲者豈可因其根之惡而棄其

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

葉之美以喻用賢豈可 因其父之惡 而棄其子之良君節取其善焉可也 從曰季之言 而用卻缺也

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

至是襄公敗 狄于箕而還 周禮三命 始受位 且居先軫之子也襄公以其父 死狄故命之代其父將中軍也

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

周禮再 命受服 晉臣即曰季也先茅人名以 其絕後取其縣以賞曰季 言曰季有 舉卻缺之

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舉卻缺

首段對寫兩人中段單寫一人末段夾寫三人凡換三樣筆法左氏無

前用散敘此處必用整結不如此不成章法也

葑菲下體 葑也非似葑也下體根也葑菲根葉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

變不備此又其一耳

功故賞之

周禮一命受職

以卻缺有獲白狄復與其父子之功故命為卿 冀芮之封邑

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亦未有軍行 音祝

東來駁議云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狠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廢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極心獨發者乎然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不能以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于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報必入于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于自對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于自殘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非遇大風則不回苟無以持之由風而反弱者多矣一念之悔其勁烈甚于風焉烏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觀先軫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持也軫以不顧而唾無禮于君及策之役深悔前過免胄而死于狄師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可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用是力于理義而用是力于血氣身為元帥總三軍之重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遺笑殆與自經于溝壑者等耳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于生過失不在於悔而在於

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于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為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于悔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為能持之使軫果能持其悔則舒泰恬愉之地自有真樂何至輕殺其身哉惜乎軫之不能持其悔也○妙論

三十三年 晉陽處父侵蔡

蔡與踐土與溫之盟而復即楚故侵伐之

子上鬪勃也楚使之救蔡焉

泚水名晉楚之兵軍於泚水之兩岸故曰夾

泚 泚水由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

陽處父思楚師之相持也

使人語子上云

而軍陽子思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

有文德者必不進險而伐人

有武德者必不捨敵而逃走

言子上果欲與晉接戰

則我晉兵且退一舍

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

主意在宜言楚遁楚安肯遁則姑使之退舍楚安肯退舍則必餌之紆我楚又安肯紆我則用兩路塚截法先迫之以齊陳繼激之以老師萬一他竟投鞭而來而我又開口說破既不可犯順又不甘違敵于是駕以待之明示以半渡而薄光景令其必出于紆我之策而楚遁之宣言乃墮我術中矣一筆中有許大機詐在

俟汝楚兵渡水成陣而後戰

濟而陳

音陣

遲速唯命

或遲或速 汝若不欲渡 則當退 若兩軍終日夾 唯命是聽 舍而緩我 使我得渡也 派各不敢渡 徒

使兵疲財竭彼 此皆無所益

乃駕馬於兵車 以待楚之回報

子上欲先渡

孫伯即子玉之子成 大心也言不可先渡

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

言晉人言 語不可信

設使楚兵方半渡水 或迫我於險而伐我

則必為晉所敗 雖悔之無及也

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

不如姑 緩之也

於是子上退 舍待晉先渡

處父幸其退舍 乃揚言於眾曰

言楚兵畏 晉而逃矣

處父 還兵

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

歸

先是楚成欲立商臣為太子子上諫止之 言子上受晉 故商臣怨子上而譖之也事見文公元年 賂而退師

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

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迎來有郊勞 送往有贈賄

禮成國子 無有失禮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

加敏謂又能 審當于事也

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

猶能有禮 以待鄰國

有禮之國而 我服事之

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

左翼云國有人焉未可與爭不在詐力而在禮禮之可以服人賢於十萬師矣魯有禮而齊不敢動齊有禮而魯且來朝人君可不知所務哉

稷之衛也

汪氏克寬曰天王使冢宰周公來聘僖公不能入覲京師恭拜寵光而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幾若知勝之交爾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

即安也○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胡傳左氏曰即安也謂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眠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眠大

安不終於正寢

杜註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公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云緩文公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議之

疑祭以緩字屬下句似當其解

夫寢然後適小寢寢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所也公羊

詳錄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歸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問之於宗廟言几君者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

不通於大夫 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主烝嘗禘於廟

為丑則一爾君不終於路寢則非正矣

按杜氏以葬僖公緩為句蓋以經書十二月誤故如此則作主非禮也

疑祭云僖公緩作主緩字屬下句杜以屬上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考古人始死作重以依神以木為之長三尺既葬以桑作虞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以下一尺既虞則徹重而埋之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期而小祥則埋虞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復用栗木作練主奉祀

竟是一句了不然作主二字何無著當從疑祭

則不復易也蓋諸侯葬五月而葬葬日而虞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次日而為卒哭卒哭之明日用虞主而祔祭於祖廟祭畢各還故處今以文公元年四月葬

緩作主為句最當左繡謂作主上當重一緩字

何氏休曰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練祭埋

似近鑿僖公以今年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二月始作主并閏月算十有五月矣已踰禮制則

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禮士虞祭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祀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

有五月矣已踰禮制則

汪氏克寬曰左氏云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几筵特祀於寢三年喪畢遭

月非緩而何而家氏也

翁曰逆祀有萌議論士

定故緩作主周氏聘在

曰文公原有欲躋其父

之心只慮於禮不願難

以曉眾故議論未決耳

既葬耐廟若仍列閔公

之下後此無端而踰故

緩作主主既作矣猶不

入宮侯有夏父借逆祀

之議於大事之時而後

耐之廟則人亦不得議

公矣二公此論深得緩

字病根

悉嘗乃入廟鄭氏又云惟耐與練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
然在寢今考檀弓云殷既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禮竊謂耐廟則當吉
祭苟卒哭而遷廟遠用吉禮不近人情故文定公取穀梁言練祭易粟主而後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耐廟也



